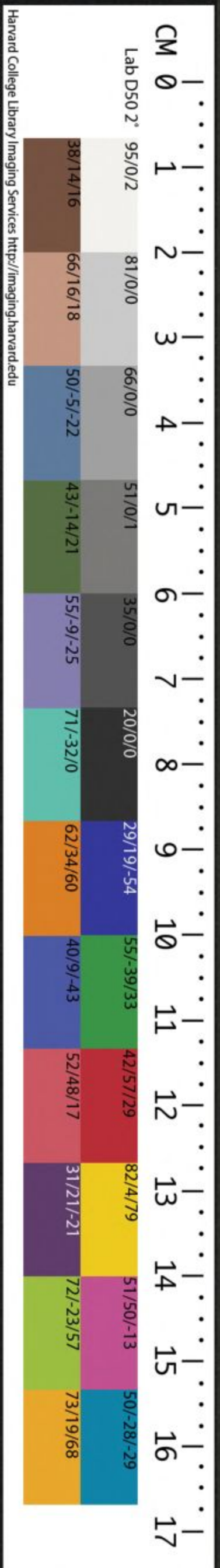


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30 1954

2252.8 / 1913



重修登榮張氏族譜卷十九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自詒謀一太父親體恤較不滋弊孫者何益樂與

盡誠義由果類至然未及祖余親守正平親慰無

良目不君子欲收宗族祀田而外必置義田祀田以

而亦食供祖先義田以贍子姓使宗族日繁而老有

母願短斯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有所養婚喪葬祭

凶葬志有所資抑且教學興行有所鼓勵庶本族中

業姓大無使有失所之人而型仁講讓勉為循良即

將此策所以報答祖宗者亦在是矣是所望於繼志

國家念而述事者請

重修登榮張氏族譜

念齋公學田記

乾隆丙子永綬署中

深山寂處當雪封嶺樹寒威逼人時追念幼年孤苦
蒙 大父孝義公拮据教養情形不堪回溯也夫人
幼時志量誰不欲學成名立致君澤民以顯揚其父
母顧或遭家不造無父母兄弟可倚或父母貧窮顛
沛衣食不能自謀雖童年欲露圭角而無力從師終
身目不識丁不填溝壑者幸耳豈得謂其人本無可
造應窮苦卑賤至於老死耶余歷官二十年顯揚無
自每思 大父殷勤訓迪行路授經者何爲雞鳴喚
醒教示不輟者何爲忍饑寒而經營修脯遣我從師

者又何爲 大父之恩不能毫末報可不體 大父
教余之心推而廣之乎敬以柰字號田十畝俾族之
無力讀書者每月支米三斗每季支銀五錢大者一
兩可供脩脯孤子銀米加倍可分膳其母蒙養之中
寓恤寡之意焉蕭山來氏設義學延師教族中子弟
月課其飲饌獎以紙筆浦江鄭義門子弟應鄉試者
司事挾費至省中按給盤費至今皆詩書稱盛吾族
子姓漸繁讀書者衆賢子孫踵事增捐日歌式擴俾
肄業之子奮志研摩爭自濯厲有行有文上爲
國家有用之才下爲宗祔矜式之士彬彬乎與來鄭

重刊... 卷十九
三
以周給貧族情不足以相屬誼不足以相聯遂乃雲
散風流莫可繫綴其窮乏者或轉徙他方或竟至衰
絕仰賴 祖宗深仁厚澤之貽 曾王父名下留燾
等數支猶無饑寒困竭之患使於此而不早爲之所
數傳而後寢疏寢遠勢不至如前日之流離不止燾
駑劣未能恢廓遺業顯揚前人身既卑微力復綿薄
惟尊祖敬宗收族之事存諸心者數十年於茲矣且
月瞻公家無積蓄卽有志於建宗祠立祭產 念
齋公承先志捐祭掃之田置祠基之屋其所以爲瞻
族計者至深而於義田則力有未逮焉然讀其遺文

未嘗不惓惓然重有望於我後人也燾年已四十有
餘去歲始修葺宗祠今年續纂家譜仰體 月瞻公
念齋公之心踵其已然之功繼其未竟之志思所
以承先而裕後者莫此爲大雖現在族中人數寥寥
業皆足以自給而姑存此心以爲後世倡當必有起
而紹述之者矣於是博採前規兼參世變酌定條規
若干則并一切收發存放章程田數以百畝爲率而
瞻恤諸事約略已備日後宗族漸繁需用寢廣當隨
時量力加捐以成盛舉庶幾遠紹希文近媿杜氏使
吾族人不至有流離失所之歎傳之千禩永無既極

一賑貧

每屆錢六十千文遇有歉歲查明族中極貧之

戶於祠內定期平糶

殷戶酌定日期知會族長房長董事先三日

董事詣各房長處查明應領賑米戶口照數

登簿給票十六歲以上作大口不及十六歲

作小口室女無論長幼作小口算大口每月

貼錢十文小口每日貼錢五文七旬及廢疾

加倍以一月為率如未及一月而米價驟平

即行停止無田產而業足自養者不給客

遊出外不給多年遠徙難於稽認者不給遊

惰失業不給甘居下賤不給異姓入繼不給

出繼他姓不給不給不給不給不給不給不給

一優老

每歲錢無定額凡七耋以上貧苦者冬送棉衣

一度歲饋肉

董事先期查明人數十月初一日送棉衣費

完每人五百文臘月二十五日送肉費每人五

千百文俱由董事支給賑貧例不給者不送

一卹災

每歲錢三十千文分給孤寡之貧者又出錢五
千文助孤兒學藝費

董事先期查明孤寡人數殷戶資數於臘月

十五日照人數多寡分給凡寡婦撫孤孤

子未成丁者准給一孤成立諸孤家繁者半

給次孤成丁截止寡婦無子不拘年齒准給

一 單孤有疾不拘年齒准給無恥者不給不孝

者不給賑貧例不給者不給 鰥獨六十以

上及未至六十而廢疾者照孤寡例給不孤

兒十三以上二十以下不能讀書願從師習

藝者每人給錢五千文先助拜師費一千餘

錢四千助四季飯資按季交付每歲祇給一人

一 董事及本房長查明並非閑用付票支領如

願領人多讓極苦者如無期功親及廢粥不繼其有父之

兒不得支領

一 助婚正百文兩日一丈不郵出門謝其指

每屆錢三十千文三年一舉助三十以上無力

完婚者娶費養費乳哺費

屆子午卯酉年董事春初揭示祠壁俾族長

房長公舉年少讓年長雙丁讓單丁單丁讓

每兩房共... 董事札知殷戶支錢十八千文
干帮娶費娶再醮婦不給續娶不給又帮新娘
宗養費一年每月五百文兩月一支不准出門
傭工共計錢六千文又生長子帮乳費一年
每月五百文兩月一支不准出門哺乳共計
錢六千文生女及生次子不給如出門傭工
及哺乳者即行停給

一 賻喪

每歲錢無定額又置義山一區助極貧無力殮
葬者

每殮助棺衾費三千文歲無定額每殯助磚

壙費三千文歲限兩具本房長查明實係無

請力同董事出票支領未成丁者不給草殯不

給賑貧例不給者不給願葬義山者給票

一 崇管山人領葬董事立石誌之清明日設祭

一 勸學

每歲錢六十千文設蒙塾一所訓無力延師者

又助家貧業儒者院試卷費入泮冊費省試寓

費會試盤費錢無定額

義塾宜在祠屋左近請蒙師修費二十千文

雜費四十千文宜請本籍品行端謹文理優

通之士其衰老及年輕者不請殷戶董事至

親不請同宗不請又院試佐卷費一千文府縣

試不冊費三千文寓費三千文盤費二十千

文俱由董事札知領給

一崇行

每屆錢二十千文凡孝子節婦例旌而無力上

請者十二年中酌舉一人助其詳費

每遇亥年族長房長董事秉公采訪族議僉

同然後呈請倘所舉或多留俟下次辦理至

領到坊銀董事將實領銀若干會同族長房

長建立碑亭如有不敷留俟兩人合建一座

其餘錢仍行歸公存仗

一輸徵

每歲錢五十千文完納義田戶銀米

銀定春季全納米定冬季全納所備之錢辦

銀米外贏餘存仗

一佐費

每歲錢十四千文貼殷戶董事應用雜費千文

凡小租船錢及櫓間糠粃椽米作殷戶收曬

牽糶等費再貼篋袋工食錢五千文董事殷
每戶辦事結賬飯食紙筆一切雜費錢五千文
一 給董事酬勞費四千文

一 給米... 糶米... 糶米... 糶米...

一 糶米... 糶米... 糶米... 糶米...

一 糶米... 糶米... 糶米... 糶米...

一 糶米... 糶米... 糶米... 糶米...

一 糶米... 糶米... 糶米... 糶米...

一 糶米... 糶米... 糶米... 糶米...

一 糶米... 糶米... 糶米... 糶米...

義田收放章程

一 田歸殷戶房收租族中公舉數房按年輪值倘

殷戶不公及家計漸絀即酌量另舉收花其房

不得強霸族中亦不得徇情緘默

一族中遴選居心公正才識優長者一二人作為

董事倘董事支發不公及怠惰躁率辦理未善

一 即公同另選接辦不得徇情通融

一 殷戶按年掌收租息其田不准預租如有頑欠

之佃起田另賃收錢歸款不得輕縱

一 殷戶收租或糶或留聽其自便總照十二月初

一旬米價結算折錢備用租米每石照五雲門米
行頂價退五百文租穀每斛作米半升算其錢

一統於年底交出賬息其田不計賦賦亦取欠

一冬至後董事將本年支發各賬騰清結算交與

值年殷戶對核如有舛錯查出弊混公同議罰

一殷戶年終結賬會齊各殷戶房將支發諸賬一

一開列淨有餘仗若干連新租折錢交與接手

殷戶除存起次年應用項外餘仗若干各殷戶

一房按股派存生息其息按月入釐結算每年結算

義田仗過本利五百千文酌量添置義田永以為例

庶將來族指日繁經費不虞虧絀

一捐田創始規例初行倘支發或頻如平糶或秋

收偶歉恐有應用不敷之處董事量為變通或

糾捐承辦或酌減支發十年之後不得援以為

例

謹按以上規條章程各款當於祠內勒碑示眾

其義田字號畝分亦宜另勒一碑以便永遠遵

守毋違

令謀善田谷可字燕爾公贈燈開翁

重修登榮張氏族譜卷二十一

張氏

張氏

祭詒謀二天聖晉之千孫宜慶之始末今雖幸登賢

母重家訓上資世德而誠德以百世為一

小然前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如欲人敦禮

長以全讓代育英賢則必警覺提撕引之以入於聖

人之喪賢之域舊譜載先世遺文及前賢之嘉言兩

以以幸則使族人於朔望聚祠宣講敬錄全帙以冠

士立家訓復博採古今法語擇其平近切實易知

欲厥意易行者續之後之人晨夕諷誦父詔其子兄

哉願治勉其弟不惟有益身心而亦保族宜家之要

道也策不計其益良心而亦利則宜其要

始祖彥良公遺訓之於人具文願請父誦其子且
士之立身在義與仁士之立心曰敬與誠義以忠君
仁以孝親匪敬匪誠忠孝不純人之亡身在酒與色
人之喪心曰利與慾欲置身於不苟戒之在酒欲脩
身以全德戒之在色欲存心於仁義戒之在利欲收
心於流俗戒之在慾母縱逸以偷安母畏難而近易
母重富以輕貧毋忘親而趨勢凡百所為一循其自
然而順乎天理吾之子孫宜鑒之哉

謹按舊譜載是訓係仁寶公錄寄月瞻公并有書跋敬附於後

仁寶公遺子書

余自壬辰歲拜違 兩大人浪遊天末今雖幸登賢
書而頻年寄食不得歸省寢膳以遂烏私蓋時深陟
山望雲之感也親友自越中來者云汝奉 大母頗
孝謹母病望北虔禱髻齡有此遊子之心藉是少慰
吾家代累仁厚世敦孝友 列祖之嘉言懿行不可
殫述 侍中公遺訓於立身行己之道簡明切要爰
於借箸之暇手錄寄汝當粘之座右朝夕諷誦以期
事事法乎先型詩云言念爾祖聿修厥德汝其念之
哉順治己亥冬孟仁寶氏書於秦川制軍官舍寄示

錦兒

按時年纔十四歲

公

謹按此即跋言始祖遺訓後者是時憲仁寶公已登賢書舊傳稱公中庚子鄉試誤

外郡善之鄉手翰皆文書詩之盛古碑文屬編以狀
取教孝詩中必徵備列立良行曰之並備則心要
善家并果曰學世傳孝文之風誠之嘉言德行不
孝勤母兼望并與新學備行世孫子之小禁長少
山望雲文無由懸文自越中來香云必奉大母
書而賦平書食不將體會寡韻以教品杯蓋耕樂
余自壬亥燕我意一兩大人氣滋天末今繼幸登習
二寶公意下書

念齋公念天齋銘

乾隆己亥靈寶署中

謂天蓋高不違咫尺無臭無聲鑒觀有赫何以敬天
朝乾夕惕何以事天修身立德棄天喪天幾希乃失
誰非天生而胡自逆祖曰念天昭哉訓飭敬以顏庭
存存無射

謹按人惟視天遠故無所忌憚千古聖賢皆本敬
天一念為立身進德之基孔子曰畏天命又曰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公奉月瞻公訓以念天名齋而
為之銘故自號念齋數語切實指點直與聖賢之
言相表裏

婦居

室之際

能相敬

如賓

太和

充滿

節慾

謹身

擇日

而孕

則受

姪之時

自感

天地之

正氣

以生

賦性

聰慧

稟質

純粹皆

本於此

更遵

古法

使孕

婦口

不道

狂言

目不

視邪

色耳

不聽

惡聲

食不

嘗異

形異

味之

物舉

動必

準乎

禮如

是生

子其

不肖

者鮮

矣

古初

生也

主于

默為

神是

二氣

以生

賦性

聰慧

稟質

純粹

皆本

於此

更遵

古法

使孕

婦口

不道

狂言

目不

視邪

色耳

不聽

惡聲

食不

嘗異

形異

味之

物舉

動必

準乎

禮如

是生

子其

不肖

者鮮

矣

古初

生也

主于

默為

神是

二氣

以生

賦性

聰慧

稟質

純粹

皆本

於此

更遵

古法

念齋公家教十則

實胎教一

夫人生稟賦之志氣勃然七歲入小學即

萬物有本枝從而茂枝之向榮本之力也如人之生

以胎為本古人所以重胎教者蓋欲子才賢先謹夫

婦居室之際能相敬如賓太和充滿節慾謹身擇日

而孕則受姪之時自感天地之正氣以生賦性聰慧

稟質純粹皆本於此更遵古法使孕婦口不道狂言

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惡聲食不嘗異形異味之物舉

動必準乎禮如是生子其不肖者鮮矣

古初生也主于默為神是二氣以生賦性聰慧

言以事天

自誠念齋燠謂世實能濕直與聖賢之

指非天主而指自誠血曰念天即指胎始以誠至

博神又財何以專天也良立誠棄天變天變命氏夫

賄天蓋高不數歎以無臭無聲無味何以感天

念齋公念天齋論

神聖于文靈寶書中

古者賢淑生子親爲乳哺是不忍所感發也蓋乳媪
不得已棄子爲他人乳豈人情之至乎仁者故所不
樂且自乳則母子之情益親愛養之方自摯或不得
已而用乳媪必擇樸實端謹之婦任之若性情乖僻
氣質昏濁吮其血氣習與性成不可救矣至如襁褓
之時被以華飾含哺之日飼以珍羞長其侈心導其
嗜好或撲蟲鳥以供娛樂毀器物以博歡欣戕好生
之性開暴殄之門是使損其福短其壽而生平之禍
實種於此矣

念初學三條十限

知識初開天良不昧卽當教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
恥并廣述古人事蹟使之志氣勃然七歲入小學卽
於所讀書中粗辭講解使端容貌謹言語知禮義洒
掃應對進退末也而氣質可從而變化至讀書貴理
會聖賢教人本旨爲躬行實踐之資慎勿以口耳了
事也若拙爲世用不達古今掌故何以建大猷定大
業通鑑綱目文獻通考與歷朝典故皆不可缺略之
書史學與經學相輔而行吏治與文章兼擅其美斯
通材矣爲農爲士爲商爲工爲醫爲儒爲道爲僧爲道
士習業四谷育友業士女亦當爲士農工商爲農

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士之子常爲士農之子常爲農然鄉居爲農易城市爲農難必使習業以自立有財者可爲商爲賈無則百工技藝無乎不可醫卜地理星相丹青比農稍貴是雖不及士而與士爲鄰精其術善其技更守其本分業之專者利自厚焉如爲吏爲胥倚官府以施機巧用騙詐以取資財時或富厚瞬息卽亡曾有何益下至隸卒快阜益卑末矣世家巨族如斯人者皆不容入祠與祭若士不爲士農不爲農遊手遊食相率而習爲賭博流爲穿窬皆不習業所致也是責在父兄不教之故

師友五

傳有云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孟子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蓋教家者父兄而相觀而善者師友苟有賢師良友至於其門家之興也可知苟有淫朋面友日與之遊家之敗也亦可知然取友之法不同德行可師者友卽爲師有言可法有學可資有才可倚當兼收其長虛懷求益不可求全而失良友夫世風不古得意之時車馬盈門賓朋滿座一旦時移勢易昔之握手交歡者掉臂以去誰爲患難不渝生死不二者乎故取友更不可不慎

不事親六 始而文更不而文則

堯舜禹湯文武止盡事親之道聖人念念在此一事
終身惟此一事故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倘入寢
門方為事親出寢門即不事親奉甘旨方云事親甘
旨畢即不事親其為事親末矣君子之事親也一舉
步一動念一發言耳聽目視手持足行無一非事親
之事故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須知我一念偶乖即
是違親一行有虧即是辱親豈僅服勞奉養為能盡
人子之職哉善事父母當先知父母性情好尚所在
乃能曲體無忤處約者難於奉養飲水啜菽可以盡

歡曲體所好也古人云貴仁人之粟以不義之獲養
其親君子不為也

敬身七 至媿則則對之隨然風雷長善文于只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

敬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

其本枝從而亡又曰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君子

也者人之戒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

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

其友于八 姑蘇長平風信如蠶絲柳風盡則關

詩法兄弟既諭和樂且耽兄弟失和因見得是兩人

所以爾我間隔意見各起當知今雖兩身其初實父母之一身也故稱云手足言肢體相聯痛癢相關如不能友于兄弟必非孝子然兄弟之失和者或父母偏愛或異產參差或貨財致爭或貴賤貧富相耀而其釁必起於婦人蓋兄弟本屬同父妯娌則皆路人丈夫之于閨闈浸潤易入也能不聽其言友于之道過半矣兄弟有過坐視不可卽道之以正用意過激徒傷其心惟至誠惻怛使之翻然感悟是善友于兄弟者也兄弟雖云雁行而有長幼之分幼者當恭於事長而長者不可有恃其長之心兄不必責恭于弟

弟不必責友于兄兩無責而和氣藹如父母之順其在斯乎前之文中齡春融火之精積因主敬特舉而夫婦尤如者內助之賢也夫有善獎勵以成其美昏義曰昏禮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夫婦人倫之始父子兄弟皆由此出以擇配爲家政之首務不必論門閥而論家風不必論匳資而論閨訓不必論容色而論性情不必論才能而論德器先輩有身處貴盛而求偶於寒儒有貌甚陋而德甚備者皆當時獲其助後世蒙其福富貴之女挾資以來未有不驕其夫者夫爲婦綱而聽節制於婦人

是反常也或曰未字之女何由知其賢否曰審其父
 兄察其母族則家教之有無可知矣夫婦貴和以敬
 為本非敬不能以終其和婦道在善事舅姑并能逮
 下嘗有悍婦於己不育又復妒焉因絕夫嗣其罪可
 勝誅耶內則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不得以妓為妻
 妾不得以妾為正妻縱妾棄妻不齒黨族噫昏禮不
 古越俗為甚當節取儀禮以為家法宗廟不可以

內助

士惟至誠惻怛使之翻然感悟是善友于兄

易著中饋之女中饋者婦人之事詩云主婦執爨婦
 雖貴必內主親視執爨女奴烹飪無非無儀酒食是

議婦德之恒也越俗三日而廟見歸來祀竈執爨亦
 古禮之遺意與客至而茶坐久而飯內言不聞聲息
 而酒食裕如者內助之賢也夫有善獎勸以成其美
 夫有過涕泣而諫其非是閨中之友閩內之師又不
 徒中饋之一助已

氣節慎取與飭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洋貴務矯

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地

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齊宗親

鄉黨救荒恤助義舉此用財也廉宮苑教歌舞春宴

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枯

重刊... 卷二十一
是反常也或曰未字之女何由知其賢否曰審其父
兄察其母族則家教之有無可知矣夫婦貴和以敬
為本非敬不能以終其和婦道在善事舅姑并能遠
下嘗有悍婦於己不育父復妒焉因絕夫嗣其罪可
勝誅耶內則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不得以妓為妻
於中貽之受也且妻縱妾棄妻不齒黨族噫昏禮不
夫律嚴然或而轉其非其閨中或或闔內之禍又不
而酌食齋戒告內也之習也夫有善幾懽以淑其美
古斷之嚴意與容至而茶坐入而贈內言不聞聲息
難誠也之也出越谷三日而風長繼來而竄持髮衣

張侗初先生卻金堂箴

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
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
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
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
氣節慎取與飭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
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親贈
鄉黨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宴
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絀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
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
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幾賢對對也市谷也對對也市谷也對對也市谷也
士大夫當爲此主對對不當爲此主市谷也對對
一醫也此求對對也對對而求對對而求對對而求
對對而求對對而求對對而求對對而求對對而求
士大夫當爲此主對對不當爲此主市谷也對對
對對而求對對而求對對而求對對而求對對而求

對對而求對對而求對對而求對對而求

處世要言

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有識量著一急性
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
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就使懂懂往
來鹵莽滅裂卽讀書亦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
無終此無恒之人也况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
若以忿惰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朱文公云
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
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
念齋公曰某性躁妄大父日誦此言欲以化我

氣質後治湘鄉長沙諸劇邑當公事旁午控訴錯
 雜時心煩面熱幾無可解念及大父教我耐煩
 之語強制其心從容應付而事無紊亂以此見居
 官尤甚數言大父先已教我矣後之子孫當奉
 為彝訓隨時警惕也

謹按以上兩條皆為士大夫設法是念齋公生
 來平得力處故錄入譜中以示子孫至先賢格言美

不勝錄謹擇其精要確當者列後兩卷以補未備

不辭蓋事多中外中散由至簡書交文當可也世世
 與世與爾歎其官式其論極其詳備量著一益抄

家訓要言

重修登榮張氏族譜卷二十一

家訓中

朱子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

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

恒念物力惟艱宜未雨而綢繆母臨渴而掘井自奉

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

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

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

重修登榮張氏家譜

俊美妻妾切忌豔粧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
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訓子要有義方
莫貪分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
宜見貧苦親鄰須多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
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
法肅辭嚴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貲財薄父母
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婿母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
厚匳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態
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
必失毋恃勢力而凌逼孤寡毋貪口腹而恣殺牲畜禽

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頽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暱惡少
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倚輕聽發言安知
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
是須平心細想施惠無念受恩莫忘凡事當留餘地
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禍患
不可生喜倖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
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
子孫家門和順雖饗殮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卽
囊橐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
安分守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不自棄文雖天爲人者此無所不爲子孫
夫天下之物皆物也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爲世之
所棄可以人而不如物乎蓋頑如石而有攻玉之用
毒如蝮而有和藥之需糞其穢矣施之發田則五穀
賴之以秀實灰既冷矣俾之洗滌則衣裳賴之以精
潔食龜之肉甲可棄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鵝之肉
毛可棄也峒民縫之以禦臘約而舉之類而推之則
天下無棄物矣今人見棄焉特其自棄爾五行以性
其性五事以形其形五典以教其教五經以學其學
有格致體物以律其文章有課試程式以梯其富貴

達則以是道爲卿爲相窮則以是道爲師爲友今人
見棄而怨天尤人豈理也哉故怨天者不勤尤人者
無志反求諸已而自尤自罪自怨自悔卓然立其志
銳然策其功視天下之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爲世
之所棄豈以人而不如物乎今名卿士大夫之子孫
華其身甘其食諛其言傲其物遨遊燕樂不知身之
所以耀潤者皆乃祖乃父勤勞刻苦也飲芳泉而不
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由一旦時異事殊失其故
態士焉而學之不及農焉而勞之不堪工焉而巧之
不素商焉而資之不給當是時也窘之以寒暑艱之

以衣食妻垢其面子釁其形殘杯冷炙乞之而不慚
穿衣破履服之而無恥黯然而莫振者皆昔日之所
爲有以致之而然也爲人孫者當思祖德之勤勞爲
人子者當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成其事兢兢
業業以立其志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遷之我獨
不移士其業者必至於登名農其業者必至於積粟
工其業者必至於作巧商其業者必至於盈貲若是
則於身不棄於人無愧祖父不失其貽謀子孫不淪
於困辱永保其身不亦宜乎

謹按兩篇語近旨遠有益身心爲子弟者皆當熟復之

陸梭山正本制用篇

先生名九韶宋金谿人象山先生兄也

令以田正本制制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
四民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愚謂人之愛
子但管教之以孝弟忠信先讀六經論孟知誠正脩
齊治平之道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措置之方聖日無
科舉之業志在登科莫難於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
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此有何
難况既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未得其

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弟本仁義則
為賢為知賢知之人眾所尊仰筆瓢陋巷已固有以
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未自隨
若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
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無
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
乎其表與香人太學而為士燈之愚而人亦愛
古者其制用...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
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為祭祀之用六分分十

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
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齋其
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
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
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
者毋以妄施僧道... 所謂存留十之三者為豐餘之多者言也苟不能三
分則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一分亦可又不能一
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
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弔喪問疾時節饋遺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于求親舊以滋過失負諱通借以招恥辱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蕪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足以盡其歡祭

祀最嚴也疏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如笑罵戲謔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木

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足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恣然必失人情既失人情則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謹按先生一家十世同居家法嚴肅高風篤行可仰可師此篇字字切實真儒者之言也

葉之類其子孫亦不無之意一旦人手若夫劉姓
卦鴻夫大背限人對恐其無劉姓有劉可乘限等類
出然牙鴻豐繪限人望以風餐今氏味然必夫人之
無以異且奇數感聞耳夫豐繪而不根管銀昔無害
蕪而德風或豐繪而尚猶奇毒藥不同其慈之害也
曰爭猶曰流致曰對對齊一飲此皆風婦家其穴貧
周家之康有子曰榮類之類曰報曰繪食曰主木
根不圓笑則以先往後德為助登客則樵薪供養而
脈是類也類食菜羹具以類其德也此限斷不感而

袁氏世範 先生名承字君 載宋衢州人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
父子或因責善兄弟或因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
不和者世人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
剛強或柔懦或喜閒靜或喜紛華所稟自是不同父
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
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
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臨事
之際一以為是一以為非一以為當先一以為當後
若互欲同己必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

情自茲而啓或至於終身失歡若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必同於己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之惟己是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其利害寧幾何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知形於言色此所謂善處忍者

凡兄弟子姪同居或長者恃長凌幼專用其財自取濫飽簿書出入不令幼者知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

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其愛稍疏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其幼者有之爲幼而慢其長者有之同居交爭其相疾甚於路人前日美事反爲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

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眾事宜各盡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眾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眾之庭宇一人勤於掃洒一人全不之顧勤掃洒者已不能平况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視如路人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殊不知已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則諸子更相視傲能保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

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已須以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况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
皆假合強謂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
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所役而不自覺一家之
中乖戾生矣於是存兄弟子姪隔屋連牆不相往來
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多子而不以與其兄
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命寧棄親而不
顧者有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
不可槩述嘗見有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
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
女知之此見識高遠能得兄弟之心也

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
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失
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如平時矣
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
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

居家或有失物不可妄猜疑人猜疑當則人或憂慮
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真竊者反自得意况疑心一
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
竊也或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而所失之物偶見或
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奴僕小人天資多愚作事乖舛不能有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以應對不識守分所以顧主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辨主人愈不能耐於是箠楚加之者有矣凡爲家長者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旣多褊急狠忍又不知古今道理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常諭之

謹按王道不外人情至理不離日用篇中所言準情酌理切近不浮欲治家者宜日讀一過

楊椒山遺訓

公名繼盛明直隸容城人官兵部員外郎劾嚴嵩論死謚忠愍

諭應尾應箕兩兒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個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個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不合天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存天理存公道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

重修學堂引以族譜 卷二十一
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要你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
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
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
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
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
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
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
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
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便改心易行懈了爲善

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誚

你母是個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個要孝順他凡
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個兒子不向那個兒子向
那個媳婦不向那個媳婦要著他生一些氣便是不
孝不但天誅你我九泉之下也擺佈你
你兩個是同胞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
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
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
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
我一般的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

重修卷二十一 十二
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因他惱了你就不讓他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中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個是一樣的兄弟兩個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個同你母一處喫兩個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

久則便生惡了

你兩個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得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說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個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個好

重修卷二十一 論
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個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人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奸盜之媒也院牆要極高外面必以棘鍼綠的周密少有缺壞必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卽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卽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源酒肉麵果油鹽

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用度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出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伙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用度少有不
足便算記節省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
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
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
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
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

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丟
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
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
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人有向你
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他平日與我最相好豈有惱
我謗我之理則惱你謗你者聞之其怨即解人勝似
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不如你則謙待之
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
家可無怨矣

謹按先生顛沛之中從容垂訓委曲周詳所言皆
從人情天理中出約錄數條為居家者法焉

王士晉宗規

祠墓當展

祠乃祖宗神靈所依墓乃祖宗體魄所藏子孫思祖
宗不可見見所依所藏之處即如見祖宗時而祠祭
時而墓祭必加敬謹凡棟宇有壞則葺之罅漏則補
之垣砌碑石有損則重整之蓬棘則剪之樹木什器
則愛惜之或被人侵害盜賣盜葬則同心合力復之
患無忽小視無逾時若使緩延所費愈大此族人所
宜首講者

族類當辨

類族辨物聖人不廢世以門第相高間有非族認為族者或同姓而雜居一里或自外邑移居本村或繼同姓子為嗣其類匪一然姓雖同而祠不同入墓不同祭是非難淆疑似當辨故譜內必嚴為之防蓋神不歆非類處己處人之道當如是也

名分當正

同族兄弟叔姪名分彼此稱呼自有定序近世風俗澆漓或狎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拜揖必恭言語必遜坐次必依先後不論近族遠族俱照叔姪序列情既親洽心更相安又有尊庶母為嫡躋妾為

妻者大乖綱常反蒙詬笑又女子已嫁而歸輒居客位是何禮數吉水羅念庵先生宅於歸寧之女仍依世次別設一席可法也

宗族當睦

書曰以親九族睦族聖王且爾况凡眾人乎末俗或以富貴驕或以智力抗或以頑潑欺凌雖能爭勝一時已皆自作罪孽嘗謂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才彥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

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為之効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况乎同族得於耳聞目擊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則周之量已量彼可為則為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為義田為義舍為義學為義冢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為者

譜牒當重

譜牒所載皆宗族祖父名諱孝子順孫收藏貴密保守貴久每歲清明祭祖時宜各帶所編發字號原本到宗祠會看一徧祭畢仍各帶回收藏如有鼠侵油汚磨壞字迹者族長同族衆即在祖宗前量加懲誠另擇賢能子孫收管登名於簿以便稽查或有不肖輩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瞞衆覓利致使以贗混真紊亂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且得罪祖宗衆共黜之不許入祠

不指職業當勤

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皆是本職勤則職業修惰則職業隳修則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賴隳則資身無策不免姍笑於姍里然所謂勤者非徒盡力實要盡道如士者則須先德行次文藝切勿因讀書識字舞弄文法顛倒是非舉監生員不得出入公門有玷行止仕宦不得以賄敗官貽辱祖宗農者不得竊田水縱牲畜作踐欺賴田租工者不可作淫巧售做偽器什商者不得紈袴冶遊酒色浪費亦不得越四民之外爲僧道爲胥隸爲優戲爲椎埋屠宰若賭博一事近

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招禍速釁無不由此犯者宜會族衆送官懲治否則罪坐房長

太平百姓完賦役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

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何如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阜呵叱伺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曲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忘身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爲一念客氣始不可不慎卽有萬不得已或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情事私下處不得沒奈

何聞官只宜從直告訴切莫架橋捏怪致問招回又要早知回頭不可終訟聖人於訟卦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須是自作張主不可聽訟師棍黨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己當省之省之

官私節儉當崇

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樸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化優遊天年可以養福奢靡敗度儉約鮮過可以養德多費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委曲徇人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做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何哉其弊在於好門面一念如爭訟好贏的門面則鬻產借債討情鑽刺不顧利害吉凶禮節好富厚的門面則賣田嫁女厚賂聘媳鋪張發引開厨設供娼優雜選擊鮮散帛亂用綾紗又如招請貴賓宴新婿與搬戲許愿預修祈福力實不支設法應用不知剗肉補瘡所損日甚此皆惡俗可憫可悲噫士者民之倡賢智者庸衆之倡責有所屬吾日望之

謹按宗祠之設臨以祖宗約以尊長會集族人互相規戒則謹身寡過者多矣先生自居家以至涉

世均列於宗規中凡有宗祠者皆當三復焉
本十六條茲摘其要者又王孟箕先生講宗約規

與此同意不復錄... 何此... 要... 文... 際... 醫... 賦... 門... 限... 齊... 益...

中平 溫于石述母訓

先生名以介烏程人仕徽司理明亡殉節此述其節孝母夫人

訓母姓 陸氏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

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

名曰獨夫天人不祐

凡無子而寡者斷宜依向嫡姪為是老病終無他諉

祭祀近有感通愛女愛婿決難到底同住同住到底

免不得一番擾攘官司也

凡寡婦雖親子姪兄弟只可公堂議事不得孤名密

囑寡居有婢僕者夜作明燈往來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截相法只看
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
志人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鐵
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閒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
訣曰寡婦勤一字經
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
損也與庶宗不昧卦來與甲絲景與賊式不昧卦來
周旋親友只看自家力量隨緣答應窮親窮眷放他
便宜一兩處纔得消災免謗

中年喪偶一不幸也喪偶事小正爲續弦難處前邊
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父母
婢婦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閒雜人占望風氣弄
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一句兩句只肯信反不肯
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不幸之苦全在於此然則
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一者用心周到二者立身端
正三者由操恤宗潔要她不逞事一兩卦始官由操
凡父子姑媳積成嫌隙畢竟上人要認一半過失其
胸中橫豎道卑幼奈我不得始辨而辨不始良字寶
貧人未能發迹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
必指貧人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

做人家切弗貪富只如俗語從容二字甚好富無窮
極且如千萬人家浪用儘有窘迫時節假若八口之
家能勤能儉得十口貲糧六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八
口貲糧便有二分餘剩何等寬舒何等康泰
汝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勿計其短如遇剛鯁人須
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
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方亦是全
交之法
閉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大不見匪人是最得力
父子主僕最忌小處煩碎煩碎相對面目可憎

懶記帳簿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為姦子孫猜疑成隙
皆繇於此

家庭禮數貴簡而安不欲煩而勉富貴一層繁瑣一
層繁瑣一分疏闊一分

凡寡婦不禁子弟出入房閣無故得謗婦人盛飾容
儀無故得謗婦人屢出燒香看戲無故得謗嚴刻僕
隸菲薄鄉黨無故得謗
凡人家處前後嫡庶妻妾之間者不論是非曲直只
有塞耳閉目為高用氣性者自討苦吃
凡與人田產錢財交涉者定要隨時討個決絕拖延

生事人田畜錢糧交納書契要詞執情國火或謀
婦人不諳中饋不入厨堂不可以治家使婦人得以
結伴聯社呈身露面不可以齊家不論是非曲直只
受謗之事有必要辯者有必不可辯者如係田產錢
財的遲則難解此必要辯者也如係閨闈的靜則自
銷此必不可辯者也如係口舌是非的久當自明此
不必辯者也

凡人氣盛時切莫說道我性子定要這樣的我今日
定要這樣的驀直做去畢竟有磕撞

謹按溫母訓語皆日用恒言而簡直切當字字從
閱歷得來凡人當奉為箴銘不獨閨閣中名訓也

重修登榮張氏族譜卷三十一

論謀四

家訓下夫辣藥毒藥自為毒心昧自為之

朱柏廬勸言先生名用純江南崑山人痛父以
明季諸生殉節自比廬墓攀柏之

義故號曰柏廬天

勤儉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人不儉則妄費寡人

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為寡廉鮮恥之事

黠者入行險徼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
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况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

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
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爲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
宜早爲物宜早辦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
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臥
則一日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
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卽人事羸絀亦已
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
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爲者必親自爲之須
一日爲者必一日爲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戕其
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爲道第一要平心

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鬪力構訟經官
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舉事土
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
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無力
逋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人歎
羨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
過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啖而下藜藿與肥甘何異人
皆以薄於自奉爲不愛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
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紈袴成習素
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閑放蕩博

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為害而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勤儉之為尚也

美而日積德其顯顯亦泰與赫赫何異哉甘之美不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可為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為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為尤難其功為尤倍也蓋德亦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為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

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見乞人哀叫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即此便是德即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經營日積而於自己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鄰黨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交遊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掩埋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心至有不須費財者如任

奔走效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己
之力又有并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
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
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
而爲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正賴
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
月累成就一個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
又不爲是真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不肯爲吾又
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

謹按先生學務實踐故言皆切至此兩節真乃居家萬世法程

顧亭林日知錄

先生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于是有
不得已而停者魏晉之制祖父未葬不聽服官御史
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
宴樂生者猶然况於旣歿是以齊高帝時烏程令顧
昌元坐父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遊與常人
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振武將軍邱冠先爲休留茂
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
仕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
非異域而停久不葬如今人之所爲者哉唐鄭延祚

封卒二十九年殯僧舍顏真卿劾奏之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後周太祖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尙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幾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

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縉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慢葬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

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乎寢進而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

謹按先生近代通儒言皆可法特錄兩則以爲停喪者戒

張楊園訓子語

先生名履祥浙江桐鄉人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是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碎與整齊嚴肅不同雖所執未嘗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頹感名之理然也

子弟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

存心敬慎以持身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
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
不求人求己不責人責己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
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
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
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
祭產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卽下及
子孫可以永久而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
於公義侈於奉己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
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寡婦與尼往還及佞
佛燒香卽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
日則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失仁
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
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
義爲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
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
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重修卷之二十二
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
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
賢不肖之分恒於此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柔服
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
寬則姑息放縱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
家長執家法以御羣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

謹按人之望子多在名祿先生必訓以忠信篤敬
爲立身行古之方限於卷帙略登數則可以風矣

魏叔子曰錄

先生名禧字
冰叔宦都人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智
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
從不忠不恕生出

人極重一恥字卽盜賊倡優若有些恥意在便可教
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之事恬然可安肆然
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
爲恥字是學人緊要喉關聖賢教人與小人轉爲君
子皆從耻上導引激發過去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

直修身學引以族譜 卷二十二 論謀 八
不覺怒情躁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
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
籠頭語看過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瑣碎代人做事
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瑣碎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
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
然憫念他世間千萬人遇著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
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

於天

賤昧平日驗
水冰宜暗人
長主各節字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每事肯吃虧的便是不
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
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
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子嘗論朋友知己若
無些兒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事一語定要
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
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
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

重刊孝經疏義卷二十二 論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而般自家固自灑然人見之亦分外可喜不啻大文與斯大政不啻水映大景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昔亦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遊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容有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太倉人
谷山遺宇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或問風水之說於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迴合會聚處自有真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

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豆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謹按錄內天德王道無一不貫茲特錄其切近語率而循之自可寡過

西問風水之精然聖者之平日山水長天此骨血其入外也動入與斷動入雖只此景一宗中王命之難合士大夫家言我言宗者不言宗斷也動入與斷動去立限家斷言宗斷言限百集舉矣之處子曰父母葬宗之並策一以地脈宗為本地脈宗在對宗去宗

史播臣願體集 先生名典揚州人

凡有望於天必先思已所作凡有望於人必先思已

所施 來承宗不嫌矣之演習事業諸人皆是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本分著不得

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為德受者視為恩便成市道矣

家人離多由婦女婦女隙多出奴婢婦勿聽婢語男

勿惑婦言則家睦矣 此四句皆其南陽張氏家語

家庭內和氣可以致祥和之法惟在容忍見如不見

聞如不聞則小忿小利自不足以動之 此四句皆其南陽張氏家語

兄弟間偶有不愜處即宜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

分析之事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不知
物力艱難浮蕩輕費若太遲則變幻多端子孫繁衍
眷屬衆多一切食用衣服個個取盈人人要足全無
體貼之心稍有低昂卽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
衰而取用如常日擊婢僕暗竊視爲公中之物漠然
不顧莫若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
令其自置自炊俗云親生子著己財使知物力艱難
則將來承家不難矣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思
少年子弟不可無業必察其才力無論士農工商授
以一業則心有防閑身有拘束外而經營內而謀畫
自然無暇他想若任其飽食閒遊必入流蕩之場以
至傾家敗行故不使之演習事業諳練人情是送子
弟到貧窮路上雖遺千金何益哉
子弟少年時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
務切勿順其所欲須時時遏抑他則驕氣自除
才賢子孫未必能興家一不肖子孫破家爲有餘他
事皆可區處惟子孫不肖無法可治人不知教子孫
而徒爲之營生不智甚矣
非讀書不能登高顯地非積善不能生聰慧兒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鄉里人生闕一不可然四
者獨睦族更宜講求蓋一族之中我果出人頭地此
祖宗積德所及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况盛衰理
本尋常在我未必常保豐盈在彼未必終處貧賤我
視人如陌路身後子孫流落人亦陌路視之矣
白日欺人難逃清夜之愧赧紅顏失志空遺皓首之
悲傷貧賤視之無益金何益哉財使知物力艱難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
原其可從則感其升其降則安其富貴時回思貧
賤時妄思富貴惡念即於此而萌富貴時回思貧

賤善心即於此而動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
中不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

先去私心而後可以治公事先平己見而後可以聽
人言
當爲天下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不可常之事當思
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平居寡慾傷身臨大節則達生委命治家量入爲出
徇大義則芥視千金
古今真聖賢爲人決不迂腐古今真豪傑爲人決不

重修登樂張氏族譜卷二十二
粗疏真聖賢益人或不致謝古今其德於人或不
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事威不足則多怒信不
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則
多辯情不足則多儀前事土言不志之心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
得力處小而對世以公事夫平于良而對世以離
事遇快意處當轉言遇快意處當住
對失意人不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却意
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決然不露

眼界愈大心腸愈小地位愈高舉止愈卑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
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處事不可不斬截存心不可不寬舒持己不可不嚴
明與人不可不和氣

富貴家動持禮法卽爲求福之基貧賤士愛惜身名
定是遠到之器

護體面不如重廉恥求醫藥不如養性情作威福不
如篤至誠博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華不如樂名教

廣田宅不如教義方

富貴人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富貴人家不肯從寬必速橫禍聰明子弟不肯從厚必夭天年

閒暇出於精勤寬悅出於恐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

貧賤時累心者少宜學道富貴時施與者易宜濟人若貧賤存濟人之志富貴兼學道之心尤加人一等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見識多一分享用減一分福澤加一番體貼知一番物情

做人無成心便帶福氣做事有結果亦是壽徵

人情豈無缺陷不可到處求全天道實忌滿盈何妨有時不足

執拗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回天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

天下惟有真才者必不矜才有實學者必不誇學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懷臨喜臨怒看涵

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無求賤莫賤於多欲
平地坦途車豈無蹶巨浪洪濤舟亦可渡料無事必有事恐有事必無事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座右多書法語格言其志趣可想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必睦
世有手創規模明知有限局面不過家長善於敷衍凡事運籌謀畫預爲措備內而布帛菽粟令其粗安外而禮數應酬不露破綻此皆家長一團心血所致無非粉飾體面而已乃自己妻子竟認以爲真正財主年幼之兒華衣美食猶屬小事年長之子不遂其欲卽出惡言妻旣怪其節儉媳亦笑其財奴一家憎惡各懷不滿之意論以家私有限全然不信告其實在空虛亦屬枉然家長忿恨莫訴惟自歎其死而後明爲兒孫者尙其鑒諸

不特家人看得家主實有外人更看得十分富厚譬如家有一千人看得有三千家有五千人看得有一萬此古今同一窳抑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

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死也但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死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材也必寬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責備也必恕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處其疏也
有才而性緩定是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為大智
好便宜者不可與之交財多狐疑者不可與之謀事
修己之要非一端清心為本涉世之要非一端慎言

為先

言人之私即己私言人之過即己過
人前做得出的方可說人前說得出的方可做

不為過三字味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味却多少

體面宜平氣必平之事愈宜照意

樓下不宜供神慮樓上之穢褻屋後必須開戶防屋

前之火災

閒居勿極其歡寢處勿忘其患

無事如有事隄防纔可弭意外之變有事如無事鎮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閨闈內不作戲言卽是脩身齊家之始草稿上不寫
便字亦徵誠意正心之功意欲之變亦事也無事則
凡人處事只問道理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若先
有所偏主做來畢竟不是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極大之
事愈宜平處必爭之事愈宜無意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吳越皆可同胞自疑者不
信人人亦疑之骨肉皆成敵國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
能防不如能化

見人與人爭忿不休者當勸之曰天下未有理全在
我非理全在人之事但念自己幾分不是卽我之
氣平肯說自己一個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
必無讀書之時

處家庭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
失宜剴切不宜優悠

人欲易流處順境難於處逆境世情叵測待小人難
於待正人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閒事少管則鮮咎閒話少說則省過
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毀
使人有乍交之懽不若使人無久處之厭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
驕奢生淫泆淫泆復生貧賤此循環之常理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忘詩書矣
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
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固不異也
處富貴之境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
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的景况在旁觀之地宜知局內的苦心

不近人情舉世皆畏途不察物情一生皆夢境
事有急之不自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
人有諫之不從者順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亡情不可縱當用逆以制之其道在一忍字
人情不可拂當用順以調之其道在一恕字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
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久
待亡者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

重修程氏學記 卷二十一
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濟人窮者勿問其所以窮恐憎惡之心生則惻隱之
心泯矣慕人善者勿問其所以善恐擬議之念起則
效法之念微矣
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待富貴人不難有禮
而難有體
強人以難行之事吾心何安汚人以不美之名吾心
何忍
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卽進步張本待人寬一分是
福利人實利己根基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較這個中間
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著力再忍受不得時耐心
再受這個中間除了多少煩惱

貧富俱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孳孳爲利惟在竭力
經營儉非鄙吝過情只是量入爲出

積財可以備患而患亦生於多財此宣子憂貧叔向
所以賀之也

厚利之事莫爲衆爭之地莫往以其物極則反害將
及焉故也
常慮染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過壯者一病必

危過懶者積時愈倦
暗裏算人算的是自己兒孫空中造謗造的是本身
罪惡之事莫為之
施而必有報者天理之自然君子述之以化俗施而
不望報者聖賢之盛德君子存之以濟世

謹按先生此集飽諳世故曲體人情言言切當而易於通曉故所收較多至原本所載皆古今名言

未註出處又有增補續刻數本茲錄其要者數十條仍繫以先生蓋言有可取即當奉為法戒如服

藥療病不必問其方所從來且不忘先生訓俗之盛心焉

其人王朗川言行彙纂

先生名之欽湖南湘陰人

春秋祭掃一歲兩行此鉅典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宗墳墓或輪流派值或糾分合行甚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託不過草草一盒了事且邀朋攜友借此遊玩不孝不敬甚矣獨不思父母生我原為身後之計如族眾貧乏我可支持即應竭力措辦相邀拜掃使祖宗血食不缺村鄰知為某家之墳不敢縱畜作踐塋旁多栽樹木分其疆界以免侵佔祭享必用牲醴佐以時鮮蓋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

試問一歲之中請客宴會出分嬉遊不知浪費凡幾
何獨祖宗面上吝此一歲兩次之禮獨不念今日享
用乃係何人創立即使祖父無遺當揣身從何來亦
是祖宗積德所致吾願世之孝子順孫寧減己身之
用度以豐祖宗之俎豆不可以享親大典視爲虛應
故事至於富家大族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執管
以租設祭使子孫人人樂爲誠法善而意深者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
是也祭社一歲兩社此禮典也哉良人定于祭社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

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
知自己一個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
則百事皆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
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
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
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
尙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寧須我費事無
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
地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無乃不吉乎若螢城在近

星出暝歸跋涉於堅冰冷飈中不以爲疲也十一月
乙亥櫬旣至益倉皇無措會長至節叔祖燦滋公謂
余曰老五房有祖山在石旗之外王村地頗空闊汝
亦嘗一至乎余聞而欣然次日親抵其地覺於形家
者言微有所合復邀友人相之猶不自決沈士彥先
生誠確士也欲得其一言以審去取約詰朝同往時
卜地之意甚切幾欲坐以待旦比寢卽夢與沈先生
看山見其首肯曰可矣余卽自覺曰此夢也而遽醒
頃之又夢其狀貌詞氣如前旣而夢一丈人長髯而
皤髮率從者數人指余而言曰是地可葬也後夢忽

大雨余攝衣而登衣盡濕而丈人與從者復先在焉
以杖指塋右破屋曰孺子何疑乎遂瞿然而寤念數
月以來心力頓矣每默禱於神冀明示方所今夢中
所見何炳炳也若以爲積思所成則一夢不已何至
於再而三三而四耶是必神靈之陰以示余而余父
幸得安體魄之所矣且卽邀沈先生同往然不敢遽
以夢告竊懼其所言或有不合則真誕妄矣乃沈先
生言色宛與夢符所指之穴又卽丈人所攜杖而示
余者嗟乎是地誠可葬矣卽懇之叔母孫氏幸無難
色于十二月丙午穿穴以葬余以夢中有雨私料營

葬時必遇雨雪後則果如所料奔走者蓑笠皆凍又於墓上以竹竿架簞如破屋狀與夢中景象無不酷肖嗟乎何巧合至此也地之善與否雖不可知特以夢既有兆則余父之得葬是山不可謂非冥數之前定者矣故記其顛末藏之篋云

公亟求葬地誠感神靈非仁孝格天烏能至此後人讀之可知葬親之不在外求矣景燾謹識

岳父母祭田記

乾隆丙子

壻於外父母爲半子存則稱觴祝嘏歿則攜楮帛至墓門禮拜情厚有往來一二輩薄則及身而止顧人睨閨帷牀第之愛未有不厚待妻父母者有美衣食饋遺恐後處百里遠殷勤問安否不輟不問其人之賢不肖而敬愛每踰於所生古今人不知凡幾矣余之於岳父母則不然晏子傳曰士伸于知己虞仲翔曰天下得一人知己死不恨余於岳母其亦有知己之感乎余以先大夫未歸葬年近三十未議婚岳母黃太君謂余之將有造也惓惓念慮間偶得夢見

重刊... 卷二十三 三
冠博帶美鬚髯老翁謂太君曰張某賢可爲爾家坦
腹行發科案矣列三等爲驗詰朝余果試三等余是
時一掘門圭竇鶉衣百結之士耳迂疏落莫不喜阿
附人與一二單寒士論文往還夫誰是吾之知己者
太君謂余之涇涇與岳父之端方相肖余之惘惘欵
欵與岳父之朴誠待人者又相肖貧也非病士之常
耳故雖莊周蝴蝶渺無足憑而太君慨焉篤信以子
妻余若有賞於風塵外者斯亦千古之美談而吾生
知己之感豈猶是尋常內戚之厚耶太君曉大義嘗
以礪廉隅敦倫紀爲可尙相岳父秋渠公苦志讀書

登鄉薦公歿十餘年訓諸舅卓然樹立余於乙卯膺
選拔太君曰親恩國恩如此可以圖報嗟乎言猶在
耳也宦轍所經時懷懿訓墓之木已拱而寸私未展
吾其自謂何今以育字號田五畝爲岳父母拜掃之
資并爲文以屬諸舅曰是舉也感知遇也聊盡半子
之誼而非暱閨閤之私也君之子孫皆梅梁鳳毛幸
率余後人世拜獻於岳父母墓前在天有知當扶杖
色喜謂兩姓不啻朱陳也將欣然具醉矣

朝歸來母見甲申三月八日抵家泣涕漣漣痛遭病

纏忽焉半載發光揜斂五年未葬悲號昏旦罪大惡

極擢髮難算嗚呼我生獸禽而冠有祖未養有父未

膳母殯中堂窀穸未奠抱痛終身入冥責恨殮須從

薄勿用綿絹勿作佛事勿求銘傳葬附先塋便了心

願唯望後人敬承祖憲祭祀必誠然諾必踐毋忽細

行毋嫌小善毋學奢華毋好閒慢讀有用書潛心體

玩行無愧事時存憂患明成祖戒齊王我聞在昔曾

泣祖視見范喬事讀此遺文能無悲歎庶幾克遵我無餘

憾仁孝至情溢于楮墨子孫當奉為庭誥可也景

永懷圖序食無以爲食衣無以爲衣非大父

永懷圖者余署長沙時屬標屬周君永侯所作也余

不幸生數歲而孤隨大父寢食者十餘年朝夕訓

誨勤勤忘倦迨後大父歿授徒鄉塾讀書欲睡輒

以手自搥旋博青衿貢成均人以爲喜余則退益自

泣繼得夢遂聘妻黃氏夢大父告祖時泫然淚下

既而承乏桃林歷商邱望考城縣境大父隨梁扶癸

亥迄己巳三次人皆託足于此皆欷歔不

覲過上谷陳子偉舅祖故居皆託足于此皆欷歔不

能已抵楚與學韓叔父會喜極而悲爲文附族譜又

嘗侍食上官銜杯觀劇大父嘗論督撫留飯禮又細

而食麥烹鮮余幼好食麩大父曰中州麩佳官此

天大則臨民聽政民如何撫訟如何理每時時有

大父在於意念念不能已作歌以鳴之言不盡意繪

圖以肖之此永懷之所以名也嗟乎前人之可使後

人知者事也而不能使後人知者心也古之人恐後

世忘積累之厚締造之艱往往作為詩歌以垂訓誡

吾大父嘗述生平之千折百磨而不苟其行事者

舉以告余曰凡吾所為求不辱先人而為汝計也余

幼年伶仃孤苦食無以為食衣無以為衣非大父

苦心以養諄諄教誨不早為溝中瘠則賣菜傭老吾

身矣故今日之一官一邑皆大父之廕而植也一

絲一粒皆大父之積而遺也數傳而後世遠代疏

夫果誰能知之者此又永懷圖之所以作作而冀其

與世俱留也然則以大父之膺天眷與余之奔走

川境列圖後者何居大父盛德在躬欲顯揚之而

自愧不艾深懼先德之將墜而未遂而悲既遂而喜

懷在是故圖亦在是余未來楚時得大父授衣之

夢以華服加余體知有遷擢兆昨歲奉

命赴川或可幸無罪邀大夫之封以榮邱墓雖至歷

重刊... 卷二十三
險阻受飢寒而不自惜甫回任以湘之失察被議存
諸心者數年而有願莫伸過此以往將不知所終矣
圖之者寫吾懷并以誌吾罪也嗟乎人生無百年不
敝之身而亦無百年不敝之器然或以斯圖之存後
之人知余之孤且貧而又知受 大父教養而終身
不能毫末報者以觀象於圖中會心於圖外懷余之
懷而余懷不與生俱泯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幸也

夫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詩者志也持也發乎性情而持乎風教
者也三百篇以降才華益盛真意益漓風雲月露之詞無當於
孝弟忠愛之意卽英博絕麗君子所不取若永懷圖者念齋郡
伯懷其祖孝義公而作也公以孤童自奮沐浴祖訓致身通顯
所以効其顯揚者旣無有不至而其懷靡時釋也於是圖之復
以詩繫之情真語質雖所懷者不能盡於詩亦不能盡於圖然
觀於斯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嘗讀小宛之章曰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今此圖與詩雖與
小宛之大夫遭際不同顧其用心豈有異也有真性情故有真
風雅徒以吟詠筆墨窺之可乎哉乾隆壬午錫山顧奎光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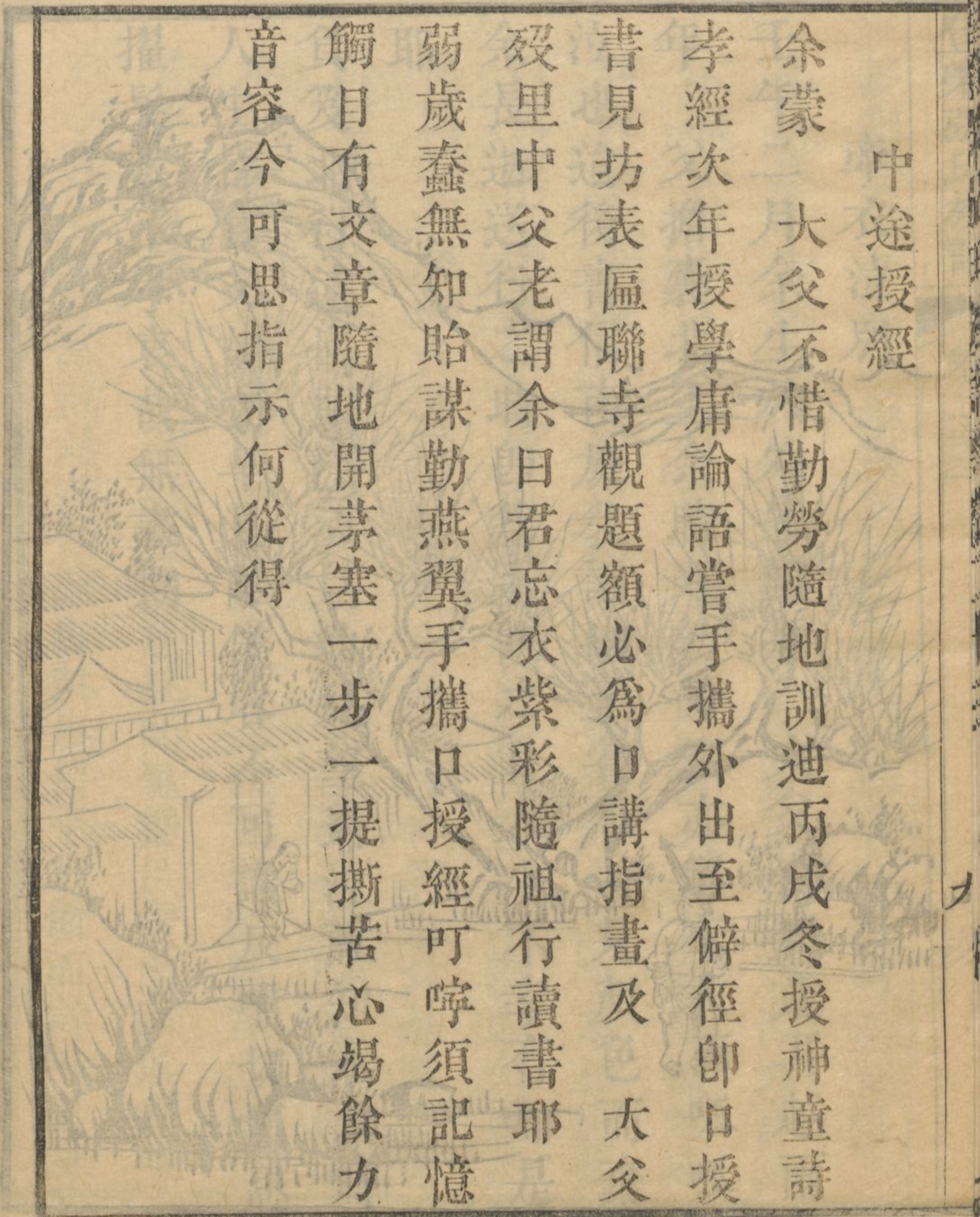
率衣泣別

壬午二月余生於外家歸拜堂大父甫周歲耳越兩年
 父擔囊北上余時雖幼齡然亦解率衣而呱呱
 泣也迨後書信南旋教訓切至嘗思一見顏色而棄
 余長逝送行之時即為永訣之日人生不幸有如是
 耶
 負笈北行遠回頭戀幼兒幼兒望爺泣誰知永訣時
 人生皆有父胡獨早見離儀容不可識反哺切痛思
 擢髮數不孝哀哉無盡期



中途授經

余蒙 大父不惜勤勞隨地訓迪丙戌冬授神童詩
孝經次年授學庸論語嘗手攜外出至僻徑卽口授
書見坊表匾聯寺觀題額必爲口講指畫及 大父
歿里中父老謂余曰君忘衣紫彩隨祖行讀書耶
弱歲蠢無知貽謀勤燕翼手攜口授經叮嚀須記憶
觸目有文章隨地開茅塞一步一提撕苦心竭餘力
音容今可思指示何從得



寒燈課讀

戊子六月余始就外傳每夜讀 大父講解精詳不遺餘力五更卽喚醒記誦舉生平閱歷及讀書爲人忠君愛民之道反覆曉諭十餘年無間嘗曰平旦氣最清明有過可以自反有疑可以靜悟讀書做人俱於此處不可放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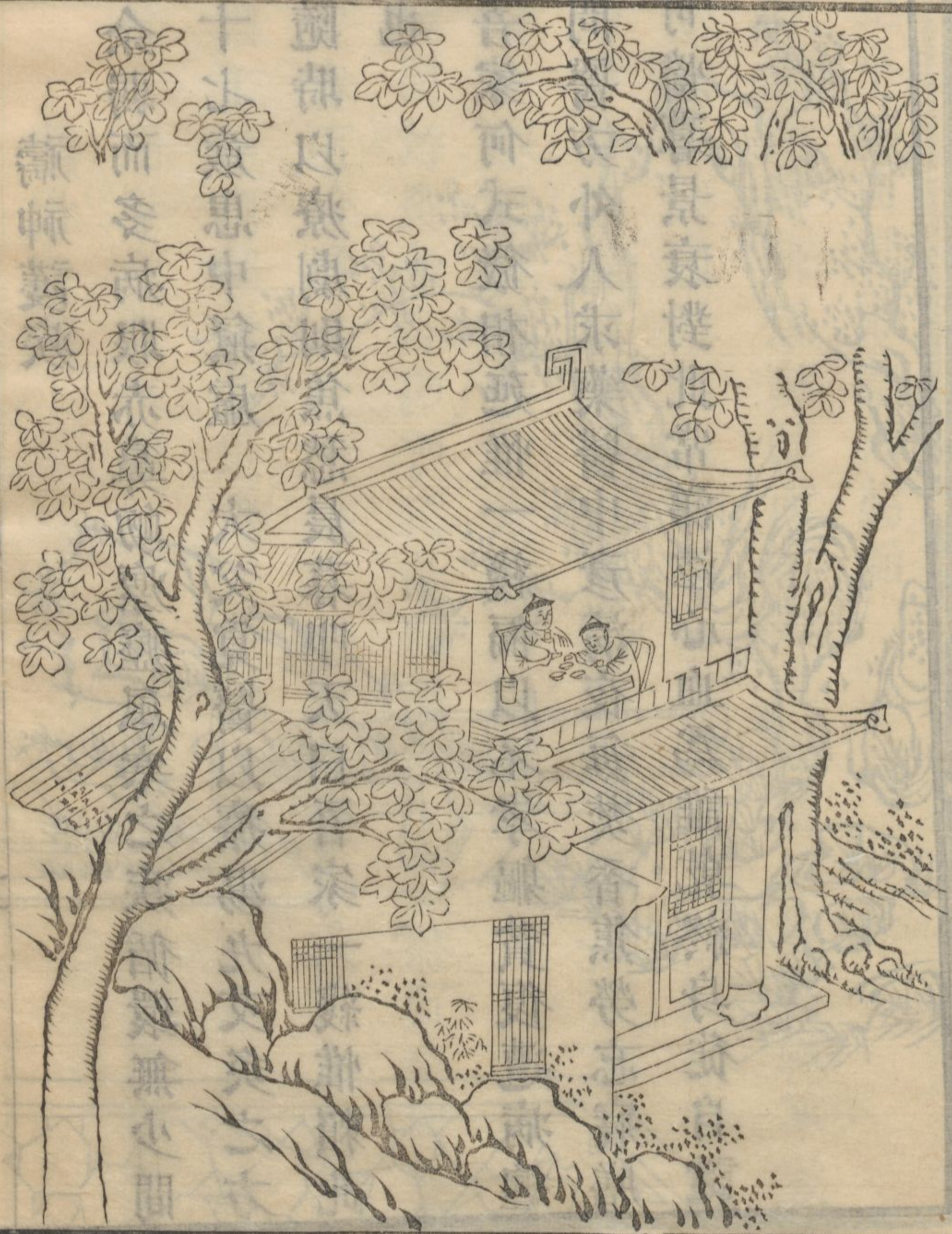
結宇登榮里篝燈課夜讀講論復吟哦抑揚且反覆雞鳴月照樓頻呼書未熟嘗語生平事聞之令眉蹙更談忠孝心聞之令容肅平旦氣清明勤懇期式穀遺音宛在耳鬼神窗外哭



藕汁分甘

大父儉於自奉憐余幼孤雖貧苦飲食必從所好已
亥春余就館賢莊金氏客有饋藕粉者 大父曰孫
回可共食也

愛育怯嬌啼飲食勞心計甘美苦經營棗栗兼香荔
有物勿先嘗夢寐心神繫自忘血髓枯豈知筋力做
至今豫楚遊椎牛已無逮回想藜藿時仰天惟流涕



病榻省親

余十餘年寢食不離 大父已亥館賢莊夢魂時在
膝下端陽歸灼艾以灸及赴館心神飛越戚戚不自
安者兩旬得 大父抱恙信急馳歸 大父方隱几
卽問汝灸瘡否嗚呼沉疴將斃猶不忘孫而余則藥
餌含殮種種抱痛亦大負撫養之恩矣
怪得心頻痛歸來視疾遲囊空誰贈藥運寒那尋醫
呼天不我應椎胸只自知桐棺未三寸贈襪無半絲
總緣貧故薄還痛幼而癡疾革猶懷灸愛孫神不迷
至今一回想難禁淚漣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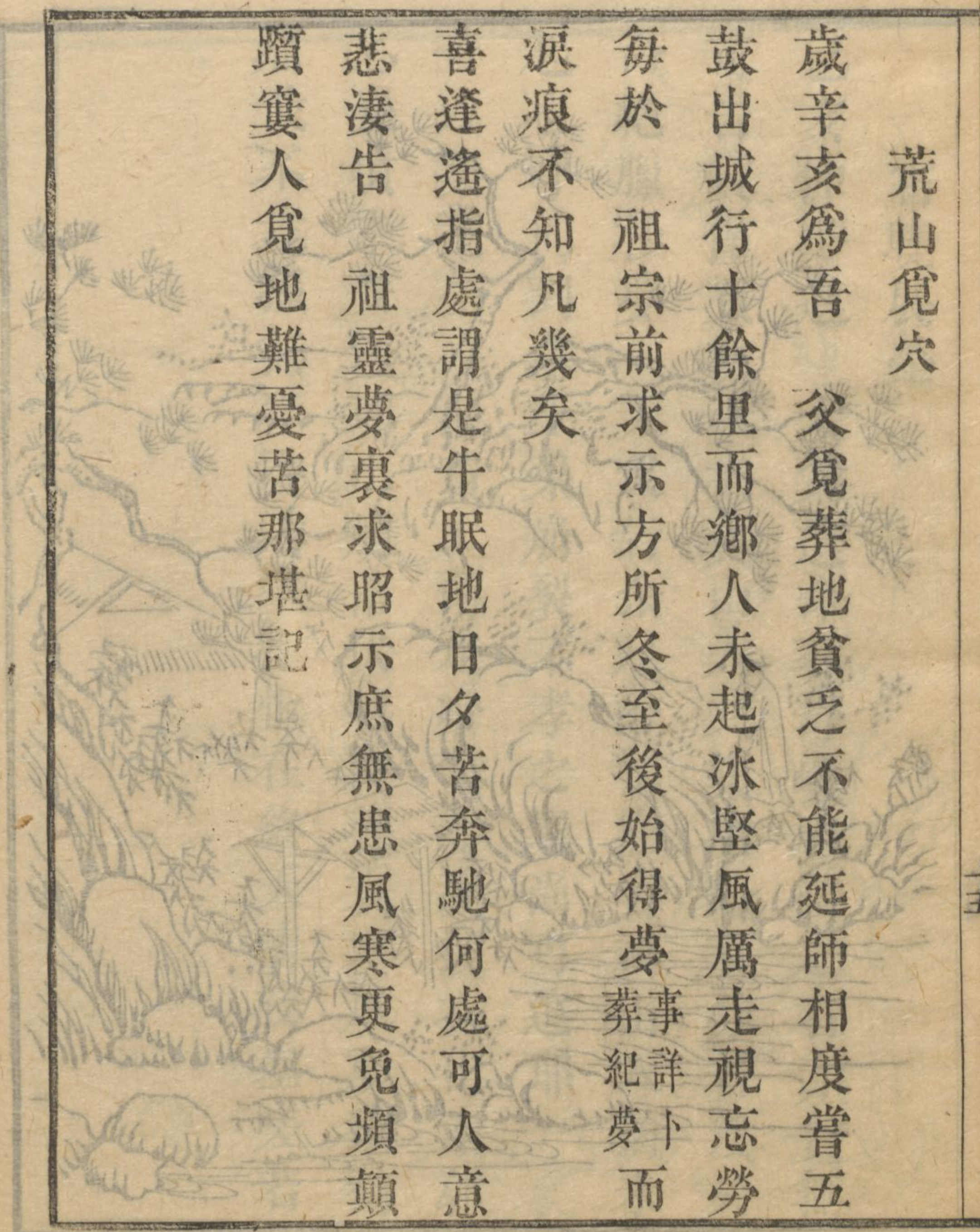
霜曉展塋

已亥仲冬遵 大父遺命葬舒嶼祖塋之右赤貧無
可告貸僅買灰十擔與山人共築墳悲哀勞苦幾於
命絕臘杪夢 大父告余足冷驚寤奔視山人猶未
起也呼同到墓土果崩裂不孝之罪尚可追耶
苦力築荒塋力緜黃土薄足冷驚夢魂披衣出南郭
心疑墳未安何期土崩落伏地哭聲哀寒風動猿鶴
痛哉不孝孫無殊委溝壑抱恨在終天清夜空嗟若



荒山覓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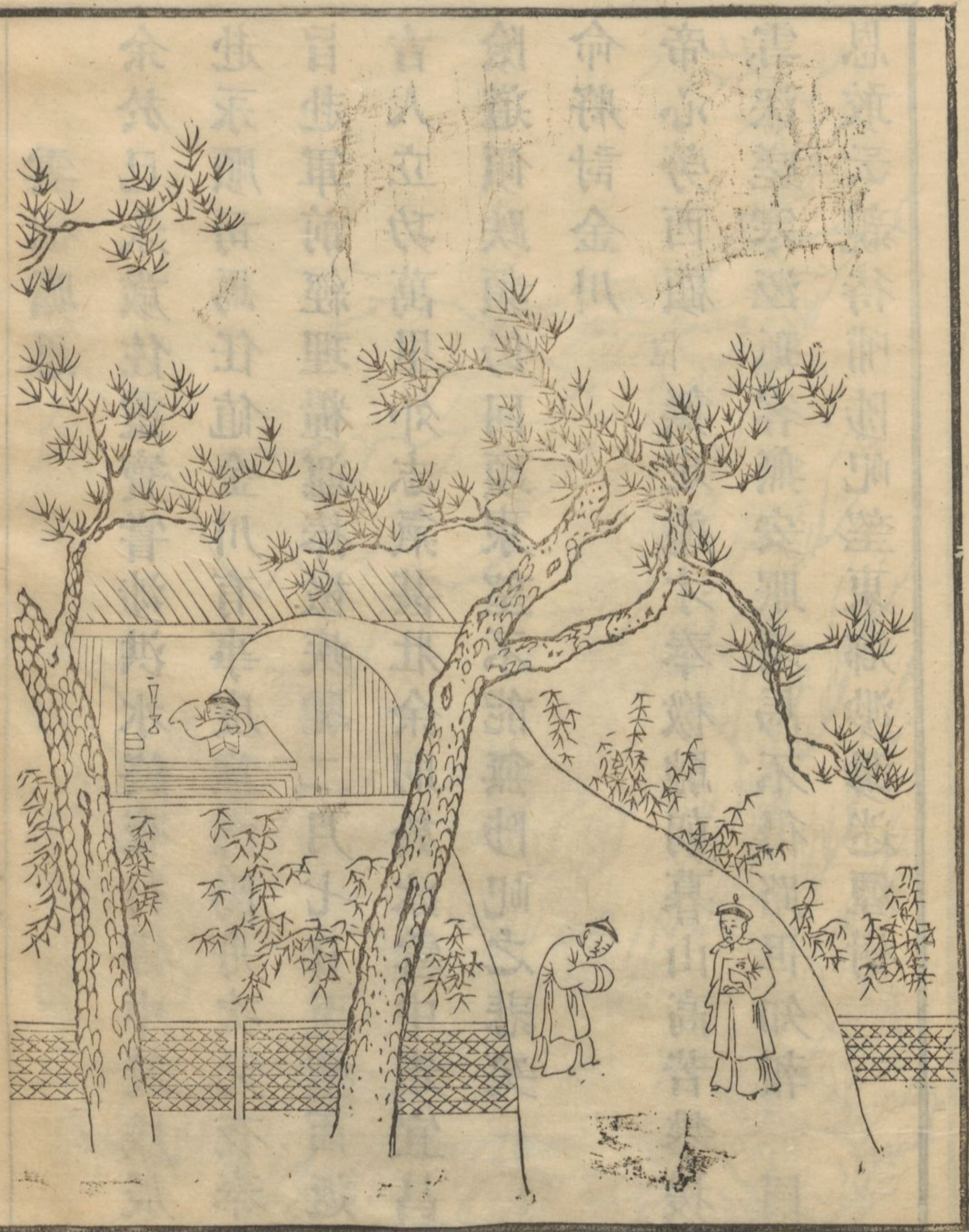
歲辛亥為吾父覓葬地貧乏不能延師相度嘗五
 鼓出城行十餘里而鄉人未起冰堅風厲走視忘勞
 每於祖宗前求示方所冬至後始得夢事詳下而
 淚痕不知凡幾矣
 喜逢遙指處謂是牛眠地日夕苦奔馳何處可人意
 悲淒告祖靈夢裏求昭示庶無患風寒更免頻顛
 躓窶人覓地難憂苦那堪記



聽最姑姪對人跡先當風
 執執真靈蹟哀歌上帝
 去文木掛奴言林交林
 上帝五言吾中其
 赴表熱脈來海公
 林同里慕大
 至大善
 大

衣冠示夢

大父孝友忠信端方不苟嘗言直者為神差堪自信
又云吾生平無愧怍事鄉賢祠中當置一座又攜余
至大善寺術者謂胸前有骨不斷歿後當血食乙卯
秋同里慕 大父行呈請
旌表族祖燦滋公夢 大父翩然而來衣冠甚偉曰
上帝取正直吾中其選矣
孝友本性成言行交相踐祇知為善樂自忘賦命舛
時時凜鑒觀克膺 上帝選潛德信生平幽光歿愈
顯勗哉我後人繩武當勉



雲樹瞻思

余於己未歲佐靈寶嘗涉洪水終夜行雪中及戊辰
赴永順司馬任值金川有事度歲澧陽舟次元夜奉
旨赴軍前經理糧運捧檄疾馳二月七日至夔而返
古人立功萬里外志氣甚壯余則於冰雪中走宜昌
險道傾跌頻仍回頭東望不能無陟屺之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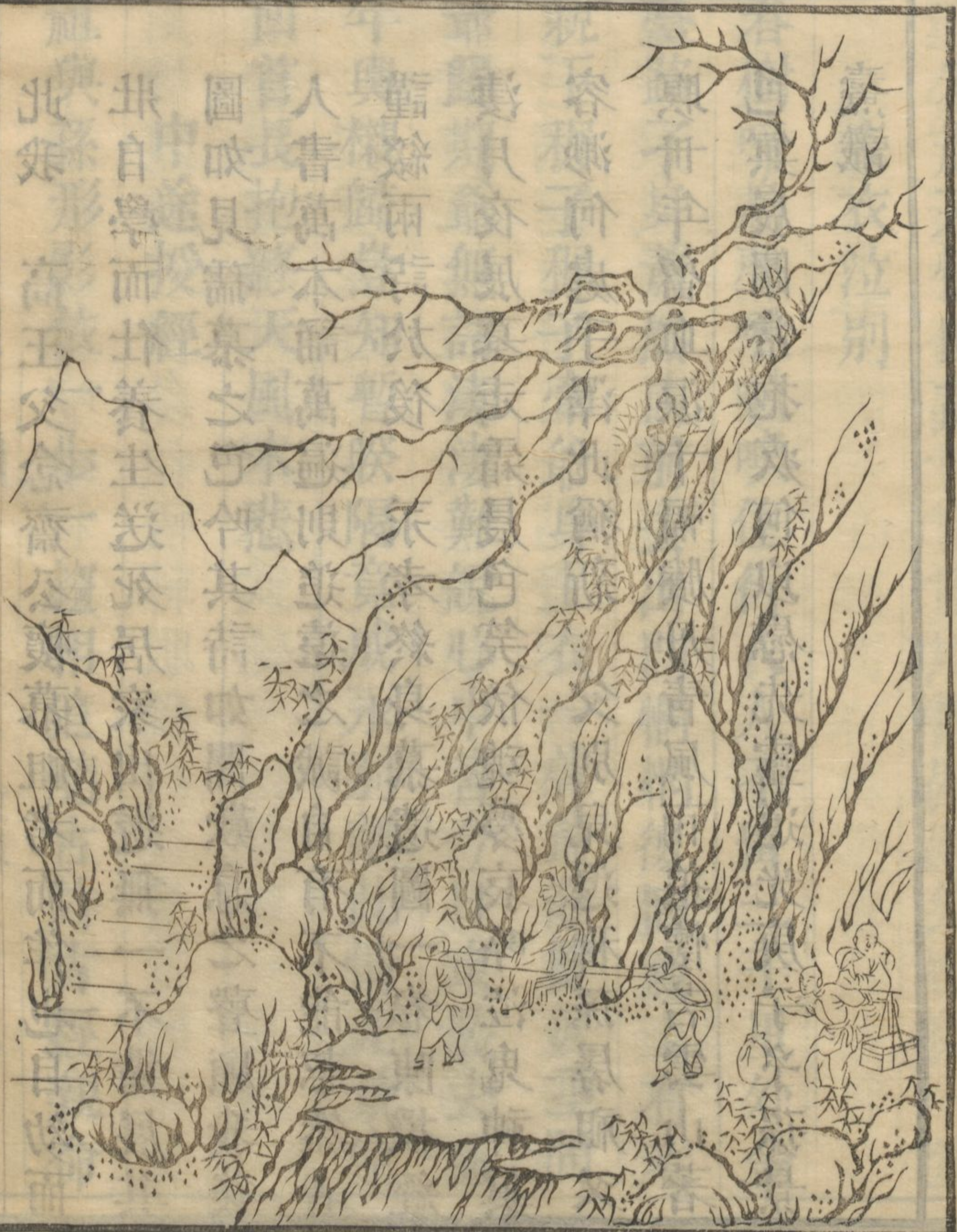
命將討金川

帝心勞西顧

臣

無定遠才奉檄馳朝暮山高苦攀援

雪深嗟寒沍孤客無安眠老馬不得路但知報國
恩敢云親待哺陟屺望東鄉渺渺迷煙樹



此我樹高王父念齋公懷慕祖考而作也自幼而
余壯自學而仕養生送死居家出遊無一不備展其
赴圖如見孺慕之色吟其詩如聞歎息之聲願我後
旨人書萬本誦萬遍則追遠之誠自有不能忽然者
古謹綴兩詩於後 志永孝終身慕遺圖一卷陳授經
險淒月夜展墓走霜晨色笑依魂夢哀吟泣鬼神真
命容渺何處手澤此猶新 父別兒還穉孫孱祖又
暝卅年留血淚十幅贖丹青風雨追懷苦雲山著
色冥展圖常抱疚何以慰先靈道光庚子子孫景
燾識

附恭題永懷圖詩

景燾長男以培作

牽衣泣別

春樹啼烏聲啾啾喚住行人人不留三千里外金
臺路子身蕭然向前去出門惘惘復回視上有老
親下穉子穉子牽爺身上衣一聲爺罷雙淚垂問
爺歸期爺無語淒淒難說心中苦今日束裝去他
年輿櫬歸豈知暫睽隔竟成永別離此情此景空
回首長抱終天風木悲
中途授經
祖與孫形影依一步一趨相追隨古詩古經親命

重刊卷之二十三
提中途授讀聲咿咿村店帘頭字禪院聯中句隨
處啓靈思暑齡多穎悟轉眼獨行嗟覓復鄉中父
老猶追稱畢世長期祖武繩一回服膺一拊膺

平輿寒燈課讀
出就傳人侍祖與論今與討古寒窗夜課最勤苦
月色滿庭白螢光一點青銅壺箭漏傳三更雍雍
猶作雛鳳聲抵足眠提耳詔平日清明氣無暴交
章道德肇初基終身奉此作庭誥

藕汁分甘

蓮心苦苦共將藕汁甘甘共嘗喁喁笑語聚一堂

東脩供饗煢孝思等負米視膳無雞豚承歡惟菽
水歡此一匙羹劬勞心痛切有祿堪養親親容已
莫卽含飴之德何日忘回念分甘腸寸裂

禱神護疾

孫年將冠身猶弱形影孤單神氣薄三世之嗣一
綫延不敢怨天惟禱天一瓣蕝心香紛紛淚潛墮
留得藐孤身俾我先靈妥吁嗟乎昔日禱天求代
親今日禱天求保孫移孝作慈一念純此恩直與
天比倫

病榻省親

依依膝下十八年晝共食宵共眠離祖設帳爲餽
口魂夢時時在左右令節歸家慰寂寥捧觴猶進
長春酒分甘爲調飴療疴爲丸艾孫身纔及長祖
體先已憊嘗藥嘗湯侍榻前還問瘡痂痊未痊未
遂顯揚成永訣不堪搔首呼青天

霜曉展坐
純孝心感幽冥呼吸相通夢亦靈縣棺還葬成喪
禮墳後那堪便傾圯足冷兩字驚心魂出城不憚
披衣起烟霧一重雲一重攀蘿捫葛登危峰晨光
未動鳥先噪山靈遙接人無蹤隻身謁祖坐慘目

不堪舉長號且作孺子慕悠悠此恨竟終古

荒山覓穴
忽忽廿年期迢迢千里路靈輻返故鄉入土乃安
固昔日音容渺今朝涕淚新不堪供子職那得慰
前人手攜郭氏經足躡謝公屐覓穴走荒蹊哀呼
痛莫釋朝朝餐風兼宿露先靈示兆披雲霧石旂
山有佳處得神助得人助

衣冠示夢

從來顯德與揚名須知不在爵祿榮大吏採風疏
人告孝義格天

帝命旌鄉賢祠內俎豆馨天聽自我聽天視自我視
身前服韋布身後膺金紫霞衣虹旆飛雲車驂鸞
跨鶴停故廬莫道夢中語近誣直者為神洵不虛

山木雲樹瞻思

車轆轤馬蕭蕭風凜凜雪飄飄萬山叢窟猿狐嘯
奉人平謝曉月露只翻進公身負穴去荒烟哀和

命從征金川遙 王事鞅掌敢憚勞堂上有母春秋

高視膳無人奉昏朝瞻雲望親親何在一心兩地

縣旌搖吁嗟乎古求忠臣必孝子不歌北山歌陟

屺願拓此圖示後人千秋掩映光青史

筠垞公文

祭子松亭文

乾隆甲辰三月

嗚呼親莫親於父子悲莫悲於死亡汝輩具可造之
才當有為之勢乃以賦命不辰天奪汝年數載之中
弟兄淪喪人非太上能不悲哉况余年過五旬精力
日減疊遭挫跌金石雖堅銷磨亦易昔也望汝輩繼
書香繩祖武志願頗奢今則一舉一動顧影自憐且
覩此襁褓孩提待余顧復余命之薄情更傷矣汝與
四弟葬事日在余懷奈屢次登山非有礙於人即叢
雜無所余豈忘汝昨歲之言哉實不忍委之蟻水中

耳汝若有知當於夢中告我以吉壤也嗚呼廿八載
之光陰如駒過隙二十旬之永訣似棘穿膚予也骨
肉摧殘歎夜臺之不返汝也弟兄聚晤痛膝下之無
人死生雖異其悲則同予惟黽勉操持暇則詩酒自
遣盡人事之應爾聽天命於將來已耳茲當暮春薄
具漿酒並訴哀悃余本欲親奠緣恐撫棺而增戚也
汝其諒之

一字一淚不忍卒讀景燾謹識

筠垞公詩

癸卯嘉平先塋立石口占

八首存六

不二門中借一椽
篁村張嶼兩周旋
興懷風木終身恨
豈曰封塋子職全

長至纔過草木枯
朔風凜凜透肌膚
諺云增土如添絮
未識吾親得也無

若堂若斧制無傳
從衆聊爲表石阡
墓木恐貽他日患
古人不植是真詮

委迤屈曲龍堪喜
特達尊嚴體可嘉
但願穴中真氣聚
漫將形局向人誇

重修卷之二十三
祠禴烝嘗賴子孫道途雖遠孝思存蒼天若憫余心
苦長賜安康拜墓門
家惟黃口孩提輩外出常貽內顧憂清夜每思前度
事夢魂時與白雲遊
年逾五十少精神况屬連遭蹉跌身駑馬倦時思伏
櫪秋鷹衰後厭揚塵祇堪努力持門戶無復多情媚
友親苦况應邀知己諒縱然違命莫生瞋風木慈良

明心院養病遣興

八首存六

謝客來僧院拈花貯膽瓶身閒書有味病久藥無靈

旛影心中悟鐘聲夢裏聽秋晴真可愛遙看曉山青

和葉錦帆立秋原韻

二首存一

長夏簷聲斷續中新秋又見雨濛濛
漢金氣初迴散碧空梧葉落時猶帶綠
芙蓉殘處尙留紅
留紅避喧精舍方岑寂佳什欣頒接放翁

不寐

秋夜時聞刻漏聲夢回輾轉待雞鳴
風飄落葉蕭蕭下月射疎櫺
漸漸橫酒興每從多病減詩懷半自少
眠生華山睡法如容乞一枕逍遙直到明

排悶

屏却塵氛兩月中悶懷莫解只書空欲爲天外無愁
客偏作人間多病翁得句愧非唐近體定交難遇晉
高風晝長猶藉篇章遣最恨鳴秋靜夜蟲

夜坐

皎潔秋光滿太虛短檠坐對一編書詩因遣悶常多
率酒不澆愁日漸疏爲善宜勤誠在我求全得毀且
由渠幽懷正覺難排解忽聽瀟瀟到草廬

書懷

少年意氣最麤豪豈料今朝已二毛壯志未酬雲黯
黯寸心空逝水滔滔守株待兔寧藏拙緣木求魚轉

笑勞安分聽天吾輩事桐枝環繞等兒曹

客有勸余
納妾者故

七月十一風雨交作

二首存一

羣螿紛紛入戶庭果然風雨打疏櫺平隄水漲都添
白遠岫雲遮不見青衰柳隨時甘淡薄殘荷無計避
飄零乞晴頻祝天恩早旭日旋開萬彙寧

感舊

二首存一

秋風颯颯雨蕭蕭小院孤燈歎寂寥少壯同儕半羽
化老成前輩漸冰消正平已杳終難覩子野雖存遠
莫招靜裏追思頻下淚百年幾度醉花朝

莫辭七月十五獨坐玩月二首存一
爽氣迎人過暑天夜深風露覺淒然因貪皎潔支頤
坐爲愛清幽抱影眠豪興漸消三載內詩情差勝十
年前人生原有盈虧處爭似瓊樓缺便圓

藤峯讀陸放翁集

二首存一

學力追工部才名滿古今困窮難覓偶出處少知音
雖有悲歌語而無怨恨心先生忠愛切言外覺情深

和葉子錦帆秋夜偶成二律

寸心寂寂守清虛偶爾閒吟月上初古砌寒蛩經露
溼小園芳樹得風疎愧無好事臨吾輩幸有高人顧

草廬聞說蘭亭秋正好明朝結伴共乘驢
病裏光陰度日虛年來心性懶於初銜杯莫解千般
忿握卷能教萬事疎閃閃殘燈明永夜蕭蕭微雨灑
蓬廬武林攬勝猶如昨曾記爲君策蹇驢

自慰

平日明知萬事空人生那有百年翁欲求蠲忿除煩
術須學存心忍性功

秋思

二首

滿樹金風過小樓砧聲又報一年秋消磨壯志惟窮
困顛顛朱顏是病愁已擬行藏同謝豹何妨出處類

重刊... 卷二十三
蝸牛英雄大半皆如此莫向人前作楚囚
世事從來迭廢興一如氣候自相承但知人意存寅
畏莫道天心有愛憎詩不能工緣獨學酒常易醉爲
無朋人間豈少悲秋客偏我年來屢折肱

平日戒吟萬事空人主派百平食谷米鹽念剝賦
哦詩遣悶消白日悶多詩少終難匹醫者道余元氣
虧培養精神不可失憶從長夏病相乘沉綿三月力
不勝藥石時時滋臟腑形容枯槁劇轉增知交冷落
世事棄一身恍惚如匏寄行年五十尙未衰胡爲參
苓同兒戲我思素質本非強屢遭挫折心悲傷金石

易銷井易竭孱弱之軀烏能當花晨月夕閒吟詠興
來每每心忘競詩情半從不寐生構思待旦亦足病
自笑此腹本空空推敲費盡殊未工不圖成名兼傳
後何如謝絕保微躬君不見達磨廬山曾面壁不留
文字萬緣寂又不見黃帝訪道廣成子勞形搖精深
警惕吾儕雖不學佛與修僊奚可不將性命全會須
心如鐵石堅勿令動搖如防川

戒吟三日遣懷復詠

萬事無如詩興深病餘偏勸莫營心豈知三日拋音
韻愈覺終宵怯枕衾助我幽懷秋夜月動人離恨隔

牆砧麴生風味多時闊欲解愁圍只藉吟
夢中作感懷詩未竟而寤因續成之二首

半世浮沉天地寬疏狂隨處得相安交深始識人心
淡歷久方知世事難楓樹漸疏秋漸老桂花初放月
初寒夢中閒詠猶能憶寤後追思續未完
五十年前一小兒光陰倏忽鬢如絲胸無經史多愚
魯家有孩提尙幼癡甘苦備嘗徒自歎艱辛閱盡情
誰知茫茫前路將焉往欲向蒼天問所之
來秋夜請友人觀劇
冉冉華年老匆匆佳日過浮生原若寄百歲亦無多

遣興蘭陵酒怡情白雪歌秋光今已半不賞待如何
答劉向翁前輩用原韻

草庭開小宴長者幸相遇謝病凝思久光臨快意多
雖無雲子飯賴有雪兒歌方覺中懷歉投箋愧若何
再答劉向翁前輩

一自拋磚後連篇珠玉過情深知旨遠思巧見才多
縹緲凌雲賦優游擊壤歌誨人真不倦茅塞覺無何

送趙眉意四兄往蘇州仍用前韻二首

秋色平分後送君吳地過扁舟明月滿夾岸曉風多
漫憶元宵景從聽子夜歌往還望珍重相別諒無何

姑蘓雖不遠今歲已三過峭骨秋風瘦遐心舊雨多
褰裳違我願落帽待君歌轉响茱萸放休教望奈何
沈氏昆季疊次招飲率成長句謝之

光陰駒過隙浮生誰百年去日積難返良會所當先
予也創狂論知己皆云然嗟嗟諸金玉友愛同薛田
雖居闔閭中而無塵俗緣秋深饒爽氣頻開玳瑁筵
既傾千日釀復烹山海鮮飛觴共暢飲逸興凌雲烟
香山有九老竹林有七賢此會曰忘形厥數維十全
黃耆與鮐背鶴髮咸翩翩亦有方山子黑頭廁其間
愧余病且拙幸得與周旋當思會之故交誼藉以聯

淡泊可垂遠豐腆難久延座中談道義時或及元元
有過必須規有善必須遷豈同世俗輩酒食頻留連
一月兩聚首各將塵慮捐願言暮景佳優游物外天

和袁珮青感懷原韻

滿腹才華滿腕春玉溪風韻是前身利名滾滾塵中
物詩酒閒閒局外人往事已甘天作祟癡心猶冀世
還淳勸君一拭英雄淚百慮無端最損神

送家蓮塘叔之粵東三十二韻

丈夫生斯世立志圖自強讀書紆金紫所貴在顯揚
有時或不偶仗策遊四方作爲濟世事庶不負穹蒼

愧予幼失學至今徒自傷伏居戶牖下抑鬱嗟郎當
綠鬢成華髮對人覺徬徨良由志未堅碌碌無短長
吾叔英敏資暮年能文章弱冠博青衿指顧登廟廊
忽爲八口計不敢守書香初遊抵彭澤再遊過瀟湘
所向未如意詩酒聊徜徉今復遊東粵相依有鴈行
山水多舊識時序近重陽楓楸漸零落橘柚半青黃
知君利攸往一言代奉觴借箸籌利弊用意期精詳
念彼蒼生命筆端繫存亡百越繁華地立脚須主張
勿爲習氣染寧與世俗忘如或遇風雨願言懷高堂
如或對佳景願言思家鄉音書宜頻寄金錢宜慎將

更須調寒暑亦復慎風霜轉瞬五載後亟亟整歸裝
衣冠拜膝下老親獲安康諸弟皆俊偉相見喜非常
屈指歲逢酉正可觀國光文戰掇巍科詩書夙願償
嗟嗟醫與相希文志難量有志事竟成斯言實錦囊

又和留別原韻

二首

落紙烟雲四座驚濟人利物亦功名抒懷幸得山川
助遣悶終須詩酒情楊柳已凋秋色老茱萸初放客
舟輕長歌送別休嫌遠欲慰高堂在此行

風恬浪靜不須驚到處江山舊識名夾岸霜林征客
路一天寒月故園情英雄淚豈揮離別名利心何繫

重輕聽罷驪歌腸欲斷夢魂直與叔俱行

願只為緣慳拂素心樓閣規模應似昔江山風景到

而今如何費盡才人筆繡闥丹甍無處尋滕王閣

武陵西去是桃源漁父曾聞一扣門耕讀傳家遺軌

遠雞豚款客素風存當年尙自迷前路此日何從訪

古村流水桃花人迹杳舟行極目暗銷魂桃花源

公好吟詠詩多失傳所存者癸卯甲辰年餘作耳

暮年偃蹇發為歌吟而心氣和平情思懇摯流露

於字句之間真乃不假繩削而自合於古人者錄

附譜中恐散軼也景燾謹識

重修登榮張氏族譜卷二十四

附錄二

軼事

祖宗事迹載在家傳足為後人觀感效法矣

燾自幼年聞述先世事無論鉅細輒敬識之

不敢忘爰於篇末追輯舊聞並遺籍之有據

者別錄一卷可與本傳互相發明讀譜者慎

毋忽諸

卜太君月瞻公會祖母也年九十餘神明不衰提攜

月瞻公往來庭畔精神健旺如行地仙無疾而逝公

嘗爲子孫言如此
仁寶公博精衆技著有成書月瞻公嘗藏於篋因家計坎壈未經付梓其後上京師將遺書兩笥寄賢庄金氏爲無知者攫去終身惜之
仁寶公宰浪穹時手錄醫方一卷卷末有滇中楊禧昌錄方并跋語康熙己亥念齋公館於賢庄得之稱其書法如銀鉤鐵畫莊重不佻
按此卷今復遺失深可惋惜
仁寶公赴秦中總制幕時月瞻公方數歲及入塾敏而好學嚴寒暑酷丙夜咿唔公自秦歸見器宇不凡獨撫之曰延吾祀者必是子也

月瞻公母姨歸金貢士者梁孺人胞姊也見公幼有孝行深愛之挈與同居每日清晨親爲總髻援古今事相訓示欲其凜清正之操因字之曰子清公食貧終身一介不妄取鰥居至老室無媵侍士大夫皆歎曰子清真不愧其字矣

月瞻公廬墓時村民王某素暴悍聞公墓上哭聲忽大悔悟卒以孝稱毛太史贈詩云孝友共稱王烈里指此事也
月瞻公行事鉅細求法古人每朔望必沐浴叩天默祝若趙清獻暮夜自陳者

重修聖學引以族譜 卷二十四 二
月瞻公年六十餘因課孫不復遊幕攜念齋公就館
某氏早出晚歸與同臥起日收修資以供薪米有贏
餘則挈念齋公步大善寺前施與廢疾貧餓之人
月瞻公年六旬外得沉疴醫者謂不治因率念齋公
禱於東嶽廟夜遂同夢一老嫗捧盃茗飲之病卽瘳
自是十餘年皆平善年逾七十鬚髮不變齒落更生
步走數十里不倦
十二世族祖子長公年既髦鶴髮長髯飄飄有凌雲
之氣念齋公幼時曾見之
亭山祖塋上樟樹一株康熙乙卯四月間爲山人盜

砍是月鮑太君景藩公相繼殂謝可見蔭木之重其
後樟樹復生念齋公謂子孫當護其條肄時加培植
此展墓之所以當勤也

月瞻公同子仁公每拜掃及展墓必於舟中帶書誦
讀念齋公幼時亦然厥後丙華公松亭公兄弟猶有
此風子孫所當效法者

念齋公微時以硯田餬口每展祖墓及爲親覓地五
鼓出城步行十餘里踰岡陟嶺流連久之歸則晨餐
未畢仍不妨館課親串中多樂道之

念齋公爲諸生學問氣節士林推重當道延爲義學

師館於蕺山之瞻雲樓郡守葉公復延入府學稽古
閣主講席八邑士子從者甚衆幾於舍不能容未幾
遂貢於鄉
念齋公初選靈寶丞思太恭人冰霜苦節紡績佐餐
幾三十年急於祿養不覺捧檄色喜比之任行李蕭
然所過山程水驛公親扶掖太恭人登車而緩轡隨
行於其後焉
念齋公仕豫六年歷署縣篆嘗奉委清查通省監獄
及賑濟江南流民策蹇而行衝冒風雨弗以爲勞沿
途州縣間有饋遺俱却不受大吏廉知其實保舉卓

異稱爲通省第一賢員

念齋公乾隆甲子部推湖南麻陽令初夏卸事囊中
不名一錢鬻冬裘以供道途之費及至楚留省審案
數月上游知其才九月抵任次年卽調任湘鄉旋以
循卓附薦有器識深沉措施允當之語丁卯正月卽
題陞永順司馬

湘邑某貧不能娶婦翁誣以他故請停婚公疑之呼
婿至詢得其實因叩所需曰二十金足矣公立予之
俾完其姻好婦翁亦泣謝而去又有逼其婿停婚者
婿控於庭及集訊婦翁曰女不欲嫁故也公知其詐

呼女至堂下問何以不欲嫁女俯首不答公卽令其
夫婦相拜於前予花紅銀十兩使乘輿鼓樂導之歸
見者稱快自是停婚之訟遂絕千金與矣公立
公於乾隆戊辰攝保靖縣事縣城西南隅有山特峙
爰建奎星閣于上以啓文風縣素無科薦未幾易學
經中丙子武魁嗣後登文武科者接踵而起五八
公宰長沙時計偕人都比回任宿案壘積公諭令兩
造悉歸田長邑所轄舊分十都遂按都輪次審斷此
訖彼來民無守候之苦及歲將暮訟庭無一人囊中
湖南省城人烟輻輳多火患公請照湘潭十八總例

勸富民捐銀發典生息卽以其息置救火器具分段
設立夫頭統領散夫各給工食遇火并力撲救用水
則計擔給籌計籌給值勒石通衢火患遂熄

永綏廳係辰州分設爲生苗盤踞之地苗性險惡每
聚衆相殺死傷多者按人數給與骨價公集各寨長
諭以王法復親歷村寨諄諭各苗毋得如前滋釁居
年餘苗民行不持械其風遂變

永綏有學館無學宮同郡乾鳳皆設學額公諭苗童
肄習時藝一歲後齊集局試竟有粗通文義者遂力
請設學得與乾鳳二廳等更爲遷建文廟創設書院

辛卯秋胡啓文以經魁高捷距設學纔十餘年也
公爲永順守永邑北河如鳳灘茨灘順江灘等處水
隄險公率邑令捐貲修鑿更慮春夏水發自山衝下
之石填塞河中有礙舟楫復捐置田產爲永遠歲修
之費河道遂平
永郡城西地名偏巖通道也山徑斜蹙上逼高厓下
臨深澗行人稍不經意輒顛墜公親臨相度捐貲令
于對厓另鑿一路稍爲平坦復設渡船一隻以濟往
來又愚民有輕生赴巖下投溺者每風雨聞鬼哭聲
公令備路引數百道蓋印標硃設壇祭而遣之後遂

安息人比之諸葛之祭蠻韓子之驅鱷焉

公念永郡荒土多苗民不知樹藝之法因教於土厚
者種五穀薄者種雜糧近溪者種杉木背陰者種蠟
樹平坦者種桐油樹多沙石者種花椒樹至于園角
牆邊咸種桑麻以供蠶績且令于本界內掘濠築垣
以杜偷竊踐踏之弊又勸民間於兩山相夾及卑濕
處挖塘養魚或田近塘邊更可引灌禾苗地無遺利
永順人至今頌德不衰

公念貧民死無葬地飭各屬多設義冢永順三處保
靖一處龍山二處桑植八處又勘得郡城北河多有

重修登樂引以放言
漂來無名身屍經驗埋後岸旁皆亂石無深土久雨
淋去浮泥屍輒暴露隨于鳳灘之伏波廟左捐置土
山一塊以作義冢使一應浮屍及無力者均得就近
埋葬咸以爲澤及枯骨云
龍邑向用客夫舁轎并每日掃除牧馬等事甚至書
役下鄉亦役民夫背包又永保龍三縣尙有值月土
夫一項每月輪流上城守候或多至三十餘名公念
民之力卽民之財民之財卽民之命官斯土者何忍
不加體恤乃嚴諭禁止并詳憲批革永不復用民歡
呼震地曰今而後脫吾子孫累矣

念齋公任永綏時改建城隍廟殿後栗宗玉先生公
門下士也遊幕至永廟祝告曰神卽前任張公降神
已兩載矣因馳書告筠垞公筠垞公不敢洩逾年夢
公冠帶至曰吾已量移開封矣筠垞公作詩紀其事
有云昔日尙疑真似夢今朝方信夢爲真大河南北

巡行處猶是當年舊子民

公曾任河南

宋太恭人葬夏門山念齋公葬張塢兩塋相距三里
許癸卯臘月山人見黃昏後有雙燈自張塢出至夏
門山久之復由原路而返觀者如堵咸以爲神筠垞
公詩云兩峰對峙路非遙定省時來慰寂寥空谷未

聞車馬疾絳紗籠燭過山腰炯炯雙燈似炬紅遙驚
白叟與黃童吾親至孝終身慕泉壤承歡豈異同

指寒山臘氏山人長黃昏終在雙嶽自疑與出至夏

宋太恭人蔣夏門山念齋公蔣翹與兩坐牀頭三里

照言與歸長當辛舊于吳西商公會

言云昔日尚疑真財夢今時衣計夢為真木既南井

公欲帶至曰吾子量終開桂矣從此公非為孫其事

日兩輝笑因與善書後此公從此公不類與愈于夢

門下士出遊幕至承麻與昔曰輒與前丑張公劉輒

念齋公丑本孫也也故與與與與宗王共主公

